V
K711.82
L962

册: 14

則天下之　朝矣　張九徵

王者集士之用明所以作其氣者而已蓋士附則有務舉而非有以致之不至此君人者毋自虛其朝哉且國家無所謂盛衰也視乎士氣之聚散而已矣聚於上則天休至而國運昌聚於下則衆心渙　業解古之能有為者攬天下之大勢動天下之大機要必以得士為首務焉耕屠版築莫不有經綸雷雨之才日迫以孑孑于旄而且夷然不屑曰非吾主也故司馬三升而不至元龜再命而猶違挾策著書莫不裕舟楫鹽梅之用日招以翹翹車乘而且愀然不樂曰非吾時也故簡兮致歎于西方碩人興歌于獨寐若是乎士之易蓄而難用哉迨觀乎尊使

之各當而在位之皆良也天下之士悅矣皆悅而願立其朝矣星嶽之降生不偶岩居而自命為三公者有之乃或王佐而容以刑名卿輔而列以散署則長才屈於短馭矣況又有滋之忌者乎夫士之樂見其才甚於樂居其位觀此賓門叙揆之日上樂於見士之才又倍甚於士之自見有不拔彙引升以歌復旦者豈情也哉夢卜之知遇難期立談而忽抒其忠憤者有之乃或任事而罪為躁進持重而指為養[illegible]則蓋思衰於風議矣況又有搆之疑者乎夫士之樂見信于上倍於樂見榮于上值此推心置腹之日上之樂於信士又倍甚于士之自信有不聲應氣求以快作觀者豈理也哉蓋士為百族之倡得其智而天下遂無謀得其勇而天下遂無力東西南朔不有各以其情來者欲[illegible]士而長短各盡其才不獨疏附後先之盛士為萬夫之望俾詩書之腴可為國華備王霸之猷可為令器謀咨度不有各以其益獻者欲所由樂奏嘉賓而社稷賠收其報要即此叩關投璧之中信乎夫下之大勢動天下之大機莫有過於得士者也

光氣璀燦中具雄偉之略上顧下盼法亦井然

則天下　張

582981
M.1'39

則天下之　二句　沈昇初

士有同願、盛治之先資也、夫士各以其類從、此何王之朝也、而欲立者幾盡天下哉、今夫國有待舉之賢而君不聞、君有求賢之詔而下不應、非相須之殷而相遇疎也、庸主寬於收數什百人而未嘗得、二人之用明主急于得一二人而已足收數什百人之心彼天下何嘗無士哉、有賢不尊在天下矣有能不使在天下矣有俊傑不在位在天下矣于是朝廷無士而天下乃有士人主側席而思曰吾環致天下諸異物不若得一二賢士足愉快也吾亟攬天下諸人心不若得賢有德心大榮樂也吾使在廷諸士股肱事我不若使天下之士腹心待我也此其願

○字○尤○妙○而○筆○亦○峭○拔○

亦奢矣孰知士之願尤奢甚平居讀書而觀古君臣握手商治略任人定太平以為日月之側何由身近末光乎今茲王廷藹藹求士者道德可以抒天下之學予士者功名可以盡天下之才當斯世而伏處草莽亦云陋矣願言思之有褰裳就之耳窮年好學而思使國家文武為之君周召為之臣即何帝王之間不庸儒生贊襄乎今者彼都濟美士之上者可坐論而悉神明之理士之次者亦分職而勤手足之○當斯主而致恨遼遠亦徒勞矣中心好之維旦暮遇之耳○正點則矣有氣勢則有千里慕義而有馮有翼願效奔走者矣則有相見恨晚而服休服采願就贊孜者矣則有詣闕上書以言為贄通其弼謨之忱者矣則有分猷共念以才為招抒其靖獻之棐者矣○頓○挫○波○折○以○取○悅○字○當是時士之樂見其才甚於樂居其位觀此賓門叙揆之日上樂于見士之才又倍甚于士之自見其才有不拔類引升以歌復旦者豈情也哉抑士之樂見信于上甚于樂見榮于上值此推心置腹之日上樂于信士又倍甚于士之自信有不聲應氣○以快作覩者豈理也哉蓋士為百族之倡得其智而天下遂無謀得其勇而天下遂無力然則攬天下之大勢動天下之大機亦云得士而已矣

○趨下亦○雄

先提天下之士折入則上二句粘而不粘後發願悅處都無裝頭疊屋之患矣然此亦易耳須得其氣之雄筆之峭折

則天　沈

以不忍人　二句

陸燦

政以心行心之達于政者有力矣蓋心之不與政俱者非心之咎也以是心行是政則謂皆有之心即皆有之政而可何則天下有合之則兩美而離之則兩傷者心與政是也雖然心有傳心不必其推而實之于政亦有傳政不必其引而附之于心將心與政兩相觸重不相為用而仁民之術遂窮乎曰不窮心則人有之而政則先王有之然非無端而忽有之者也無為者心也有為者政也有為而統于無為則心道所以求勝而蹈瑕窒隙俱以自接其中之不容已不忍之心皆有之政則先王獨有之正非無本而自有之者也無形者心也有形者政也無形

而克君有形則心且力拓以祈通而濟此出險遂以剏起乎斯民之所未有：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乎今遽執人而詰之曰爾心可為政：不受抑詰之曰爾心不可為政心亦不受為夫其有隔之者也則吾為想其相屬之勢此之不忍之心動于有覺而彼之不忍之政已發于多端此惟不虛置其心一心行一政焉不患乎有以隔之者矣今更盡人而責之曰爾政終必行則心待政抑責之曰爾政終不行則政待心為夫其有滯之者也則吾為徵其推注之力此之不忍之心動于初幾而彼之不忍之政已符于肆應此惟不略用其心一心行數政焉不患乎有以滯之者矣而世之子子以為心者可以已矣凡後世之政未有不託于不忍之名者也而所不能託者其心故夫苛政行而民不服仁政行而民亦不大服先已失其所起之本耳先王不爭于政而爭于心故吾甚幸乎人之有此心而世之煦：以為政者人可以已矣凡後世之心亦未有不附于行政之名者也而所不能附者其不忍之政故仁主可與行是政即暴主亦可與行是政亦惟給于所出之原耳先王不爭于心而爭于政故吾甚望乎人之行是政離政言心不可也離政之心非心不名為政并不名有心離心言政不可也離心之政非政心不虛有故政不虛行人亦自識其心而可

心政互擊為一凡文所必然讀之但覺浮滑淺穉者苦無寔理耳寔

理只在下面白文。及本節細註。看此文細抉出來。直恁幽微刻折。故知白文細註。世間粗心人。只當不曾看見。○問此二句。根上文說先王乎。另推開說凡人乎。曰看語勢。自然根先王說。然已兼得凡人在內。蓋申言其理也。問先王亦須擴充乎。曰既竭心思焉。總之以不忍之政。竭與總便是擴充。只是出來較自然耳。總是擴充。聖人以下。其分數不同。却儘多。文中句句照定擴充說。以行二字纔有着落。先王凡人都在裡許。○縮住下文語氣。人皆用意做作。此似全不用意。却自然虛留。却又脫脫變換。此正是用意處。精于法者知之。

以不忍　陸

以不忍人　二句　陳熊耳

心貴其能行。見之政而得其歸矣。夫心主乎內者也。不見之政。則虛而無所寄矣。惟其以之。是以行之耳。今夫人我不能異視之情。皆由于不忍異視之心而起。然又非樂得其空虛無事之心而用之也。虛而用我之意。不若寔而用我之權。權目親其事于意而後意得有其功。意目授其量于權而後權得達其用。期于寔有以致之爾。不忍人之心。人所同也。而不忍人之政。先王所獨也。心為先王自主之心。則其出之也多勇功。不以靡情而快功之所開。不以弱質而憚功之所發。惟剛以相濟。振吾柔德之攸彰。政為先王自有之政。則其本之也多定力。不以機閱而

以行二字一串出來

以字有力對擴充

行字有力

遲力以相候不以勢間而隱力以相深惟猛以相調堅吾寬教之所敷
故其于心也斷斷然以之而其于政也即赫赫然行之凡政之行始之
以所甚激而後無一往氣惰之憂不忍之政不相激者也以不相激之
（充到盡）
政而又出于順而致之之心先王鮮不防其中蹶矣于是堅之以氣以
（顛便是先王之以之行）
厲其趨耑之以才以利其達百全而以之諒不至因循而行之也凡政
之行先之以所甚強而後無半途功阻之患不忍之政無可強者也以
無可強之政而又發于弱而屈之之心先王鮮不病其總躓矣于是嚴
之以操以斷其紆奮之以敢以作其邁多方而以之料不至狥靡而行
之也蓋聖賢創制之器必濟以堅強非委曲無以盡其所之之勢非果
毅無以堅其所出之心故王道不慮其恢弘而慮其拘蔥柳帝王奮興
之猷必出以剛斷不底于無劘則氣從中散不貞于無狥則志從外移
故盛化既服其寬大而尤服其精明治之曰德心說治之曰善政于以
治天下何有哉

暎下擴充二字大然泉達皆有剛烈意思在七國之君肥甘輕暖從
乳褓中生活不肯留心愛養固是由懦字躲根即秦皇漢武殺人如
楷至于仁義道德畏如毒藥亦是犯虛怯症非有餘症也太末蟲無
所不泊獨不能援火燄之上仁道難舉亦復如是思之三歎此典言
評也所見頗高須知所以虛怯不能充可知有許多病痛在汲長孺

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言切中三代以下病根故欲行三代之政須先正三代之心正三代之心先須去私欲私欲非剛烈不能去故仁政亦非剛烈不能行也

以不忍　陳

以不忍人　二句　馬世俊

政貴于行其因心者甚捷也夫心其同然而政其已然者也以心行政而其機豈有阻與今夫人懷利物之心則于物必有所濟而未可恃也慈祥為質而相感者皆待澤之倫成法可遵而推暨者得不勞之用我觀先王而政之本于心也久矣軫恤為懷而嘉師于焉係命啟故府而知愷悌之近人也俟之于百年行之于旦暮時勢或有需耳而其心則何所需乎吉康之逮而兆姓藉以胥匡考成憲而知雍和之可復也藏之于宮庭行之于海甸猷業或有待耳而其心則何所待乎則以心行政而即此不忍人者是也心至虛而無所麗故有與先王同悲憫之意

從○正○有○政○轉○出○行○從○行○字○殊○轉○以○字○一○滾○出○來○并○透○到○火○然○泉○達○理○足○者○言○自○昌

而不與先王同愷樂之情者政未優也行之而所為謀其幹年救其疾苦皆休戚與共之心焉嘉績可書不以為先王之賜也而以為吾心之賜則此心之流而不已者何如矣心至公而無所統故有與先王分子惠之聲而不與先王分經濟之美者政未徧也行之而所為董以耕桑勸以功叙皆痌瘝乃身之心焉德施旁逮不以為先王之澤也而以為吾心之澤則此心之給而不匱者何如矣寬猛遞變以來心無升降也政有升降均是政而古人行之則為禮樂後人行之則為名法者辨乎心而不辨乎政也本至誠以馭雖事之近于嚴斷者畢協夫不忍之原則康乂在隱微而政自可以無弊醇雜攸分以後政無異同也心有異同猶是心而有以行之則為大德無以行之則為小惠者別乎政即別乎心也法始和之布雖情之發于偶然者務究其不忍之寔則利導在風俗而心更可以同乎蓋政與政之相循即百代而無改于開闢之初而心與心之共洽即一時而可媲于茂隆之烈吾以知治天下不外是矣

兩句中虛神寔理急氣緩脉分互側合無一不周匝而出之以安詳令下文乍見四端擴充諸義歷二包舉却不曾露一毫差排巴攬之意此老手之不同于時流處

以不忍　馬

以不忍人　二句　陳英略

心達于政而始全、為法先王者重期行焉、夫心乎不忍、而政之不行、亦何濟乎、以心行政、是可進觀其效耳、且人主之可為、意與事而已、事不至而意至、以視無其意者亦慰也、然意至而事不至、尤必有其事者始為功、虛美自況、而諉言良法不傳、豈不重遜先王歟、有心斯有政、法先王之不忍者、斷在行矣、夫一心也、忍人積強不忍人多積弱、弱則有所畏怯、而不敢發、故奮之奮之而強力以爭、庶不為柔情之中阻、一心也、忍人善信不忍人又善疑、疑則多所依回而不能決、故斷之斷之而信理以出、庶可為實惠之外敷、以心行政者、重心實重政焉、不忍斯人之

○卻從不忍中看行字病痛始下擴充○

○意行字總有氣力○

○此朱子所謂令過了也故後文必字極重○

未遂而思以衆見其心非心有未足者必待政之議補也但隨並付之而所施已遍故本吾志之已及推于吾勢之未及不謂心與政皆私屬先王也自不忍人者公為之而得大遂其生成則吾于所行徵敷施之力也不忍斯人之未化而思以廣被其心非心即已足者不俟政之議加也但多方措之而所謀有濟故取吾意之未周推于吾法之可周不必心與政各効一先王也自不忍人者合理之而得共釋其痌瘝則吾于所行大利濟之功也心有今人用之而窮先王用之而不窮此惟不私其心因不徇其政也有其動而愈出者雖流放竄殛愈見朝廷大不得已之情而當年之勤恤今日猶深其憫皇政有先王為之無弊今人為之而弊此惟讓其政因以咎其心也有其施而不匱者雖井田皆非後世必不可復之制而衆事之周詳一事俱見其明備要之心無多也放之于政而有瀰淪宇宙之勢政易阻也推之以心而無過抑性情之端于其行也可決其治已

以行是着力字看後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甚氣象豈是泛然便能行須着乾旋坤轉雷厲風行始得或曰此二句指先王說是安而行後擴充是勉而行此處不宜說得着力吾謂二句也不曾粘煞在先王身上只論現成道理如此耳原兼安勉在內用功有難易分量有盡未盡其為行則一也但此二句指現成說下擴充則就此中指引

人下手。究竟擴充只是行也。對定擴充意寫得着力。以行兩字一滾出來。方是擴充之現成盡頭處。○自秦并天下以後。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後儒商〻量〻只從他私利心上。要裝折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折得好。不得已。反說井田封建學校選舉之必不可復。此正叔孫通希世度務之學。雜就禮儀。皆逢迎漢高之所欲。豈三代王朝之禮哉。王者之興。制度文為。必取之儒者。儒者先自將不忍人之心。連根剗絕。又復何望乎。因後此能論及不禁慨然。

以不忍　陳

以不忍人　二句　詹養沉

心藉政而傳。大賢重有感于其行焉。甚矣不忍之心。非政無以傳也。能不令人蓋思行政者哉。孟子以為人之所以貴乎心者。非謂徒有其心之足貴也。千萬人之心。既無殊于一人之心。則一人之心。亦何不可傳及千萬人之心。誠能推以吾心之所同。當亦無虞間以時勢之或異矣。吾論不忍人之心。而獨思先王者。詎非以其政哉。蓋心其至隱者耳。有政焉以數之。而隱者斯顯。使終于隱焉。而無以為顯。彼先王何以獨異于後人乎。則所為不忍之心。重可思也。抑心其至私者耳。有政焉以總之。而私者乃公。使終于私焉。而無與為公。將後人何以獨遽于先王乎。

是以一字接休

是承上接下語用此調尚可然高乎必人而說

則到行政時心

則所為不忍之心可思而不忍之政愈可思也。然而世無有能以之行焉者。一則騖于其名而失之也。以為人主之所貴者心耳。周禮周官前王行之而效者後王行之未必效。苟無甚聲者存諸中。雖治其日張。終難進民于醇古。則有心可以無政。一則役于其末而失之也。以為人主之所重者政耳。關雎麟趾前王有其心而得者後王無其心而亦未必失。苟有甚秩者肅諸外。則內謀雖薄。寧遂遜美于前徽。故有政又可無心。而吾謂不然。蓋從古未有無心而能行政者也。而無政亦無由見心。是政與心相需也。而亦相濟。今第不能以是心行是政耳。中藏雖美。苟其無以達之。則亦靡有能達者矣。故吾謂不忍之心重可思者。非思其心。思其能以是心也。懿美在中。苟其有以暨之。則亦靡有弗暨者矣。故吾謂不忍之心可思。而不忍之政愈可思者。非思其政。思其能以是心行是政也。誠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乎。是殆顯諸其隱者也。是殆公乎其私者也。則試起視天下焉何如也。

此過脉縮脚題也。其氣甚急。其位甚虛。其徑甚窄。于題前用逆翻之法以寬其急。于題之罅縫斷句處。用拆碎之法以步其虛。拓其窄。有凌波躡雲之巧。雖心政互舉。章意原重論心。然此二句所重。却在行政一邊。蓋此行政字。即後文擴充保四海者是也。人因下文不復言政。遂謂宜重在心。不知下文四節。只申解得首節人皆有之意。而

末節乃應此節。正指點人去擴充。則此二句重行政。是孟子立言本旨。

○雖折碎看他說政字。必從以字貫來。乃無滲漏。

以不忍　唐

以不忍人　二句　黃樞

將決言政之必有其效。而進思夫所以行之者焉。甚矣先王之有不忍人之政。非無謂也。以其心行其政。效將何如。今夫人仰賴于上者。以其心乎。不以其心乎。必曰以其心矣。抑人之仰賴于上者。以徒有其心乎。不徒有其心乎。必曰不徒有其心矣。夫徒有其心與不徒有其心之必有辨也。而人同多惑。為將毋謂念慮之不必播為經綸。而因心而發者之徒多近濶也。果爾。則曷不即先王而進觀之矣。夫先王固所謂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蓄積為人人之所同。而聖愚不殊其賦畀。同是人。則同是心也。敷政為一人之所獨。而百代始有其章程。有

是政。斯不愧是心也。然則先王之異于人者亦異于其行耳夫先王而何以異于其行也哉。人之頌之者此行。人之疑之者亦此行其頌之者曰政非先王不能行也其疑之者曰行何用如先王之急也夫使其果可疑而不可頌也則亦已矣如其果可頌而不可疑也則吾還不取必于其心而取必于其政抑人之佩之者此行人之迂之者亦此行其佩之者曰先王之政一先王之心也其迂之者曰先王之心何遽出先王之政也夫使其果可迂而不可佩也則亦已矣如其果可佩而不可迂也則吾既取必于其政而仍取必于其心當其不忍人之失于養也而謀所以行之于是乎有井田之政驅天下之游惰而一出于農桑則家給人足之風皆經畫意中事也而兢兢行之不厭詳者誠如此其[illegible]周當其不忍人之昧于教也而謀所以行之于是乎有學校之政集當世之人才而一澤以成均則孝子悌弟之休皆制度慮中象也而皇皇行之不少怠者誠如是其宏以密吾是以觀于先王而益信行之必有其政也吾是以觀于行之必有其政而益信先王之必非無見也蓋將于治天下進決之焉、

文字中靈境極難得。以其必從寔地開出也。名山勝地。終古登臨。而奇變如一日。以其寔也。桃源醉鄉。只好紙上恍忽耳。何靈之有。讀是文當思其用意都在寔地。

以不忍　黃

夫仁天之　二句　李嘉

詳於天人之理、知仁固不擇人而皆有矣、蓋不明所謂仁、若仁之與我不甚相切也、而天以是為尊、人賴以是安、非其必不容外者歟、今夫人舍其身所自有之物、而取裁於慎術擇處間、以為曲善其心之地、此則天下之至卑至危而不可必者矣、故吾欲於世路之平陂、動人以不可不自尊、不可苟為安者、不若明其物我之同然、予人以其所本尊、以其所本安者、則急進與天下言仁、夫仁而豈僅較量于傷人之際者哉、夫仁而豈待見美則遷、不見美則止者哉、統觀生人所由來、微特不仁之念、為此生之所未有、雖仁人之名、亦本體之所不存、靜思我躬之從始

即上文作翻出予欲快

二句跌得夫仁二字靈動視重釋中

論等語真不堪入口

則其不忍乎人。而求以生人者。反覺可緩。乃其不忍乎己。而已藉以生者。不得不切。一為明其說于天。冥漠之中。何所容私授之意。而元善長人。奉為峻陟以官天下。膺其寵者。必思勝其任也。而天卒未嘗因人之勝。不勝而不授以簡在之理。故有同膺是寵。或始予而終奪之。或陽與而陰取之。此在人之不克自尊者有然。而終不得歎造物為或私。一為明其說於人。境遇之來。隨在皆紛擾之乘。而性命所會。養其恬愉。以康我心。懷其居者。必且樂其業也。而人亦未嘗因己之樂不樂。而不共慕乎安之事。故有同懷是居。或幹止而謀生聚者有焉。或轉徙而後思反者有焉。此在人之自外於安者則爾。而不得疑至理為有異。是故天之愛人甚矣。即賤役之人。必與以至貴之理。而人之高自位置者。凡事有所退讓。獨至於仁而遽以尊者自居。即當世亦忘其倨也。我何不以自倨哉。我之愛我。抑又甚矣。有至適之地。何事生不處之心。而天之屈于降康者。外務或慮其偷窳。獨至於仁而一目能宅其靜。即終身可以弗遷也。又奚為而必遷也哉。蓋伸於天。則受安享於人。而逆於人。必致獲戾於天。仁之所關誠大矣。

止可室中說道理本來如此。着不得人力一句。避下文也。然通篇平衍輕挑。如初試筆童子為之則可。頂髮已長。寧復作此憨態耶。看此文提稍陷陣。是多少英氣。

夫仁天　李

夫仁天之　二句　劉昌言

隆其事於仁、有全乎天人之理也、夫仁、自天與之、而全乎人者也、乃大與之而人棄之、是猶尊爵安宅在我、而自失之也、豈擇術之當乎、且天下有其理者、因以有其權、有其理者、因以有其勢、惟耑之乎理、則權不得而尚、以無有加于理者焉、抑專之乎理、則勢不得而危、以無有慊于理者焉、則祇執夫一理、而天下之大權大勢集焉矣、擇術貴仁、証之子言而益信矣、人不能無所慕、去其所慕、必拂然其不出、吾惟不禁人以所慕而但取本然之故、以還之而後知在中之美備也、人不能無所欲、絕其所欲、必冥然其不樂、吾惟不奪人以所欲、而祇取固有之境、以適

犯下否

全是點醒擇

術者語夫字之字也字神氣躍然

之而後知在我之情豫也則安得不於衆情分趨之際而進觀夫仁〻本于天全乎仁者正以全乎天〻者物之無偶者也吾心祇有此天不獨物莫與之較即理亦莫與之較吾心止有此仁不獨人莫與之爭即天亦莫與之爭故仁以天全有時共見其天而仁尊有時獨見其天而仁亦尊蓋尊爵在我有觸物而皆居其上者已仁具于人盡乎仁者正以盡乎人〻者理之至足者也人存而仁即存得其所為人者即得其所為仁〻全而人斯全失其所為仁者并失其所為人故仁與人一有時順乎人而仁安有時逆乎人而仁亦安蓋安宅在人有歷物而不擾其寧者已天下本非我有之物雖用心于至正亦徒勞而無益惟在天者有足信在人者無可諉則尊安之所及而仁有其事即尊安之所不及而仁有其理古所謂德彰而身顯行修而心逸夫固有自然者矣天下不為我用之物雖多端以強致亦難期其必得惟在天者遵得乎理之所尊在人者無愧乎心之所安則仁在而尊安自在仁不因尊安而見乃仁在而尊安始在尊安寔因仁而見古所謂積善以致慶作德以日休夫固有同然者矣人奈何不思所以處仁乎

全為擇術者打五更鐘耳膚衍尊爵安宅多死句下空描申繹覆思等句又是偷破瓶破罐鈍賊矣義解宗機一時俱足得不推為文中龍象

夫仁天　劉

禹聞善言　人同　敬壇

徵善于聖人、遞進而益見其量焉、蓋猶是善也、而禹之與舜則有異、遞徵之、而聖人之量、寧有盡乎、若曰、天下事有求之甚易、而其理卒不可窮者、非得其人以究之、則以為賢人之行而止也、理之無窮者、考之身而得其虛懷推之世、而亦無餘量、取其事遞求之、故事傳而至人之心亦傳焉、彼夫聞過而喜、于路其不可及矣、乎抑曷不觀之聖人也、聖人未嘗無聞過之心、而懸鞀設鐸過也、而化其過焉、聖人未嘗無喜于聞過之心、而都俞吁咈喜也、而若不見其喜焉、此而必寔舉一事、以為其善之所由名、此而必寔舉一善、以為何人之所自出、將毋以自有之善、

而求之不可必得之人乎然而善中必至之量未可誣也嘗試立今日以觀三代有夏之明德遠矣以彼其時祇合之所修者非一事大德之所敷者非一人而禹之心不遽已也禹聞善言則拜其心蓋至今存也雖然善亦何窮之有立一善于此而企而求之事事而幾之則匪惟聖不可學也即賢亦不易能也立一善于此而感而通之全體而應之則匪唯賢不可及也即聖亦未能遽盡也吾蓋深思之而難其人也吾蓋進求之而無以易其人也則意者其大舜乎而舜之所有不更有大焉者乎人心無事不貴其有制獨此善善之念多有之而不以為貪舜之與人同也舜之不遺一善也不遺一善而亦不私天下之一善此何如善也哉人心無事不出于吝惜獨此為善之心公之人而更以為快舜之與人同也舜之不執一善也不執一善而亦不外乎人人自有之善此何如人也哉與人同而舜日智與人同而舜又日愚人可恃也而亦不必恃與人同而善可公與人同而善又可私善有窮也而卒不可窮此固拜稽之所不事而喜起之無能名焉者也而所謂善與人同者又何如也

禹之好善不盡于一拜此只偶舉一事不必粘滯作解善與人同句註脚在下文尚屬虛冒全在兩兩相形處得抑揚贊嘆之神于題面不下一寔筆文境空明無比○題是一層進一層語但他作落大字

只卸得禹。此文落大字。并隻承子路來。是其識力擅場。陸雯若

看大舜有大焉。特下斷語一句。而禹聞善言上。未嘗有較量之詞。則由禹地位難別。孟子意原平列。總要揭出樂善極處耳。有大焉句。自應平對由禹說。但題面截去子路。須另見手法。文于前幅側卸。過渡處補還平落。具見經營苦心。

禹聞善　張

禹聞善言　人同

徐乾學

述古聖之聞善。而有大其善之量者焉。夫聞善言則拜。禹德所以盛也。而抑知善與人同。更有大焉者哉。舜所以不可及耳。且善之在我無窮。往往因其在人者與為淺深。善之量豈有定哉。有好善之心。知其心必善也。有忘乎好善之心。知其心無非善也。聖不同于賢。帝不同于王。善所以進而益深耳。如子路聞過則喜。其心非以求善哉。聞人之言以知其善不善。集思廣益之道也。去其不善以歸于善。懲忿窒欲之學也。然而集思廣益何如鞀鞞之求。懲忿窒欲奚似危微之旨。以禹視子路。則有不同焉者。吾聞諸古。蓋禹聞善言則拜云。禹之所咨者。工虞禮樂皆

鈞任上下以思力

清言當理

側落以截上

切禹寔發

有聖人之才其言無一非善乃咨詢之殷而時有以致其敬也無一時之忘善若嗜好之不能釋者有所慕而深焉耳而善不且進歟禹之所採者五瞽芻蕘皆成聖人之德其言不必皆善乃採訪之際而忽有以致其誠也無一人之遺善若賓師之不敢褻者有所感而即應耳而善不其深歟蓋古之聖人一于善而已過之跡泯而善之端著我之善盡而人之善彰然言之可祇行者我之善有所不辭而昌言之有必拜者人之善有所不遺也雖然一于善者聖人也忘于善者亦聖人也一于善者天下知其善忘于善者天下不知其善也有善在我之心則人得而圖之矣有善在人之心則我得而域之矣何如偕物我而通者之為進也不欲一時忘善而有不見善之時矣不欲一人遺善而有不見善之人矣何如胥身世而周者之為深也則為極其大于舜舜非聖人乎而後世不敢以舜為好善之主其志氣有甚弘者已天下之善與天下公之即可略神聖之稱與庸愚共其飲食無分于善即無分于人人有不同善何有不同焉舜非大聖人乎而後世不敢以舜為慕善之君其神明有甚優者已天下之善與天下忘之即可略帝王之尊與百姓泯其知識同善于人即同人于善善無不同人何有不同焉夫善至無善可感之際而善且不得不同善至無善可名之時而善且不知某所以同也危微不必微而韜釋不必存是果何如其善哉

上下環洄中間鈎璅細密。一氣鎔成。如刀砍水。不見痕縫。則指法之善也。○只是形容善量無窮。不是較量三人品第也。緊握善字。層遞洗剝。却能上攝子路。下留後文虛步。作手固自不同。○題語未盡。人每于末句中即衡量子路夏禹于法殊碍。此意只好于大舜有大句前及後莫大句用之耳。後二比意注語留。正以不侵為妙。

禹闕善　徐

取諸人以　二句　馬晉錫

善有即取為與者。虞帝為不可及矣。夫取善于人。則益知為善。是與人為善也。此豈易及者歟。且夫人性情相見之際。感而愈深。令人屢繹之而悉出也。集益方殷。而天下之自益者無盡。挹美方切。而天下之增美者無窮。其通一心于天下者。何其周洽而無遺乎。吾即舜之取善于人而進思之。凡人之有取于物者。常形其有必竭而取人之善。則愈取之而愈出者也。取之愈出。而善所自生之數。悉取之所給之數已。凡物之聽取于人者。每虞其有必悋而取人之善。則彌取之而彌著者也。取之彌著。而善所畢至之數。皆取之所予之數已。斯取諸人以為善。非與人

只從上文摹擬意思偶利

為善者乎人之有其善也初未知其可好則相與忘之即已亦淡然忘之矣及一人取之以示天下之可好莫踰于斯也則思所以竟所為而惟恐所為之不若此也必竭量而赴之矣在取之者亦第見善而必納耳而孰知與人以無不善也已如斯善之具于人也初未覺其可慕則相與置之即衆亦悠然置之矣及一人取之以動天下之可慕莫過于斯也則思所以效所為而惟慮所為之未即若此也必併力而營之矣在取之者亦第開善而必挹耳而孰知與人以咸歸善也已如斯以天下美利之事加人人未有不欣然受之者及加之以為善之事則未必欣然受之矣為其于寤寐之中不樂也若夫取之于寤寐之間而天下之羣趨者即在不言而相喻之內則教善無方不啻我之畢加之矣以天下道德之事責人人未有不懽然受之者況以之及為善之人尤未有不懽然受之矣為其于心性之地已動也是故取之于心性之中而天下之欣赴者即在潛孚而相勵之微則衆善攸著不啻我之博施之矣夫取善于人是以人資我乃與善于人仍以人資人其善為何如哉

取字生出與字來與字只在取字內分清有兩層歸併止一層上句從上文盪摩下句向下文奔注文境空明曲折所謂似往已迴如幽匪藏者也○上句只在舜身上想下句在人身上想便得兩層處上句在舜想到人下句在人想到舜便得一層處此文妙得此解

取諸人焉

取諸人以　二句

推言取人之量而同善之寔著矣夫以取為與即所謂同善也自取人者思之而其量不可推哉昔謂聖人躬備懿美而本大同以為量其納者弘也而敷錫亦自此廣焉故以天下之善萃之一人即以天下之善廣之天下其用之神也固即在體備中爾吾由舜之取人而進論人有善而我取之必我之于善有難忘也夫我猶難忘之況神有其善者乎則善為人共悅之名即此之悅于其名亦可知鼓舞之恒情矣人有善而我惟恐不盡取之必我之於善有甚慕也夫我猶將慕之況寔備其善者乎則善為人共趨之寔即此之趨于其寔亦可知感通之有

原矣夫耶人而僅供朝廷之採擇已哉庸亦可裨于聖愚亦可益于智
（翻剝鬆快）
倘聖智之所得日多而庸愚之自振無幾則是人之善不惜之我〻之
善獨惜之人也迨觀之賓門納麓以來而集之人〻者遂無可據之一
人則何也夫耶人而僅侈一時之延攬已哉一言若或贊之一行若或
翼之倘言行之所錄無遺而翼贊之所及猶隘則是我之善原非我之
善人之善且不得終為人之善也迨稽之升庸闢門而後而[illegible]人
者究無不推之人〻則何也是與人為善者也凡人有一善亦未敢自
（愛尚〻寫出與為之妙爽然不滯）
信為善耳信矣能必人之取之乎人取矣能必聖人之取之乎一旦聖
人之所含而茹者在此乃相與忻然曰善之為善不過如我之所為而
忘氣之浹乃不知其何以深也有不羣移于風動之內者哉凡人有一
善亦未必聖人之以為善耳善矣能必聖人之見取乎取矣能必聖人
之盡取乎一旦聖人之所羣而升者如此乃相與曉然曰善之為善不
意如是之所為而率迪之懿乃不知其何以奮也有或相煩以睦識之
文者哉此以見同善之極致而古帝之莫京也已

下句只在上句中推論一步作兩層看不得兩層則體用分夾入機
權作用矣看得分明寫來靈快辟除格〻不吐之病

耶諸　金

取諸人以　二句　顧奕榮

即取善而進思之其量有及乎人者矣夫善無人己之分而舜之取善即與人共為之也不可進而極其量幾嘗謂吾言舜之取善而原諸善與人同之一心誠以同此人即同此善而善之進而益深者未始不推而得通也故先天下而形其虛受自合天下而見其裁成在聖人固不自意其及此也而以吾進求之而愈出焉如舜固無非取諸人矣使斯人而無為善之材舜亦幾窮于取耳唯人人可以為善則舜不窮于取而人亦不窮于為也此際之充長固有應而弗靳求而愈給之休使斯人而無樂善之忱舜亦獨私其樂耳唯盡人樂于為善則舜非獨私其

（著此句）（醒是也二字）（意便重下句）（直向善本句）

樂而人皆可分其樂也此中之暢遂固有合而成之引而伸之之理吾乃思舜之取諸人以為善也是與人為善者也人有善焉未敢以自信也則其為之心必不摯自舜之茹納既宏人乃曉然于聖人之所取者在此即吾之所為者亦在此何勿加勉于為善乎推舜之本懷非有與人共為之意而孰意獨為者之竟可以共為也人有善焉未敢以相許也則其為之力亦易衰自舜之翕受既廣人乃斷然于聖人之相取者以是即吾與人之互取者亦以是何勿交廸于為善乎推舜之初願非計及于與人共為之效而孰意共為者之不出于獨為也然則舜之善與人之善雖有偏全而無同異也取善于一端人愈知一善之可循取善于衆端人愈知衆善之可積夫亦誰同而誰異乎此固非吉于聞者所得而並其高深矣抑舜之為善與人之為善雖有先後而無[illegible]也人有善而舜取之則人之善得增益之美舜取善而人愈益為之則舜之取善有鼓舞之神夫亦何難而何易乎此更非迫于求言者所得而比其昭曠矣蓋莫有大焉者矣

過遞語也上句接上下句起下全在一呼一應處頓折取神故曲暢文仍留虛步○取與二義總洗發善與人同起下莫大繳上節大[illegible]起比說人人可為善盡人樂為善後比說有偏全無同異有先後難易能寔發出聖凡善量分合處勘透與人同源頭取與更自透露

真見理之言。

取諸人　顧

取諸人以　二句　徐越

即取以為與悠然于同善之世焉夫與善則善之量至矣孰知即取諸人乎此善之所以同耳嘗謂上帝無不全之誕降至聖無不通之性情休嘉弘于倫類而一人止匡廸其修良可以由外而內給之即可以由內而外被之非第為所取者不知取人者亦未及計也乃吾從取于人思之天下凡有所取皆損此而益彼善之取獨無所損也取人者心愈下為所取者志愈高若曰我之所為即彼之所求也云爾天下凡有所取皆樂少而怨多善之取獨無所怨也取人者名愈尊為所取者寔愈貴若曰彼之所謂聖即我之所謂庸也云爾然則舜之取諸人以為善

可得而申繹矣取人善而不成為舜人心尚未動也取人善而竟成一大舜也人胡為不動心乎今夫一物于此可以大有功于人而不知也（借事証理明白的確極）則共棄之一人用焉而有功則共爭之矣舜取人善而使人有不忍自棄之思非舜之用而有功豈至此耶為大舜而非取諸人人情尚相忘也為大舜而不過取諸人也人安得而忘情乎今夫一事于此一人為之而無利復語以有利焉則弗信之一人為之而有利雖阻以無利焉則仍趨之矣舜取人善而使人無不可自信之理非舜之為而有利寧至此耶（吞吐開下句欲出）（曲光不留餘義）蓋人有為而舜或強其為有不終日之勢矣今也舜固無強而人亦不疑乎其強止自敦其懿秉之常已若降重華之聖帝家諭而戶（與原無違）曉抑人有為而舜不助其為有不終日之勢矣今也舜固無助而人則得力于其助僅自率其康色之好已若分溫恭之玄德朝給而夕施故曰大也

題義在下一句而神理全在上一句復疊中造無生有化有歸無非此精微靈敏心思幾令龍湫雁蕩終古埋沒于荒榛深箐間矣

取諸人　徐

取諸人以　二句　　俞之陵

推取人為善之量而聖之及人者神矣夫取人以為善意非有及乎與人也而與人為善寔在乎是孟子推其量如此且天生聖人非使之自淑而已將以求盡天下之無窮也然一人無善天下之理而有及天下之機所以聖人淑世之權有當時亦相忘於人己之間而其量則自後人推之而益出者如舜之取人以為善是已汝為汝巽史多下採之文然僅以為天子之虛中而不究其用是聖人之藉天下者深而天下之藉聖人者反淺歷山雷澤相傳風教之殊然僅以為感應之神異而不明其故是可謂天下之善學聖人而不可謂聖人之能及天下乃吾取

其取諸人以為善者而推之而知其善不僅乎己也是與人為善者也何則天下不少為善之人而常有震於聖人之意故有終日為善而疑其無益者一自舜之取之而後知吾之本不遠於聖也則志益堅矣以為可取之善則無不力以為可聖之善則愈無不力也絕天下庸聖之觀而衆榮之非相與有成者歟天下無不可為之善而人有安於卑下之心故有所行本善而忘其為善者一自舜之取之而後知善之原不靳於吾也則氣斯奮矣以為共有之善欲不為而不能以為固有之善能不為而又不欲也冥天下難易之見而廣厲之非取懷而與者歟蓋以己之善贈人則善盡於己之所有其道可以益未善之人而不可以

此意又振得舜動

神韻悠揚出十

名理

此又振得高

進己善之人是人有無窮之善而我拙於助也使人知天下之善不[illegible]取則善無盡為亦無盡也一人不遺天下之善而天下之為善自無道即以人之善勵人則善亦盡於人之所有其道可施於勵之所及而不能施於勵之所不及是人有向善之誠而我莫之助也使人知吾之善在天下則天下皆取善之地即天下皆為善之人也一人不絕天下之善而天下之為善自不絕以天下成一己而天下益勵其功則以天下成天下而一人益形其大君子之善孰大於是

層層用逆法振起聖人神通一層高似一層刻入情理之中超出情理之外讀之者如飲餛餬不覺酣舞○人將人之善看低似舜假借

為之便無意象此從善字中高視而出眼界又不同

取諸人　俞

我非堯舜　二句　程文

大賢以帝道匡王而自言其戒心焉夫致君堯舜齊人之責而凜然于非道不陳者則不諉之齊人也其心何如哉意謂君子不委贄為臣謀人冢國而相悟以言其所効已淺矣而又以苟道出之何容自盡其心乎我之異于齊人亦以陳于王前者異耳為人君而盡仁義者莫如堯舜欲人君之盡仁義者莫如陳堯舜之道非其道也聲色貨利之私人可以陷溺其心者衆有口而莫為防也王寔足以為堯舜而我所陳者顧出乎此而之乎彼則拂王之性孰甚焉非其道也富強詐援之謀凡所以虛憍其氣者說屢變而莫有窮也王寔足以言堯舜而我所陳者

（家卿與臣不同斟酌）（語有身分）（出堯舜之道老潔不支）（接出非字正面好）（非堯舜）（之道寔有種種在）（不致之寔）

顧悖乎古而適乎今則蔽王之聰孰甚焉在王前者不必知堯舜之道無其道安問其心而我之志異知堯舜之道者不必在王前無其心安問其道而我之地異學孔子之祖述既不得不有他途並進之憂欲齊王如反手又不得不有抵掌侯王之事是用為善者王與人為善者我矯其人心之危引以道心之微其致嚴于非堯非舜者殆慄慄乎淵冰也而敢曰君臣之分有異齊人主敬之言不為我設而冒昧以陳之也哉噫告君若孟氏可也

語錯人狂只直每去

自參贊不得

下鋪設堯舜獨于非道不敢陳逼敬字猶人所知至從賓師立論寫出愛道救世不得已之心又與不召相映深情老筆 原評 有尾

非道不陳是反激語以起下敬字人皆能之然止辭文法挑剔而已若寔講得除仁義二字外凡為富強功利一切淫辭邪說生心害政者都是非字中眷屬都是拂性蔽聰之說如此做非字不敢字真字字着寔是老手勝人處○一見諸侯而大以王小以霸且以為不可若欲齊王而不得不抵掌侯王然則趨朝又何害不幾反與章意相左乎此亦不過做陳于王前四字而下語稍不炤管便有病

我非堯　程

我非堯舜　二句　俞之琰

非聖不以告君大賢自述其異焉夫堯舜之道仁義之至也非是則不敢以陳此孟子之所以異歟且人臣事君不可以道之卑者自待則必不可以道之卑者待君然往往流于不敬而不知者不過一念之敢心啟之惟我之周旋于齊廷也其獻替之間竊有以自諒矣夫言仁義者至堯舜而止矣然勲華雖邈而道自在人心則亦在人主之心是當有嘉猷以隆其入告而豈得謂明良之下可緩拜颺廣運雖隆係于人主納誨之心即由于人臣啓迪之心則當有隆理以大其陳謨而豈得謂致主之術可慚欽塞則凡置堯舜之道而不陳與非堯舜之道而敢陳

○先○遊○自○敬○處○看○入○是○孔○孟○

○家○法○

○切○至○語○讀○之○悚○然○

○從○仁○義○

是客卿語

○古○堯○舜○自○然○簡○定

○有○本○之○言○方○知○敬○字○體○用○極○大

甲午

于王前者皆與于不敬之數者也而我豈其然乎近世亦有淺圖而事不遵于正軌則不可以垂型堯舜則中正之極矣夫危微肇一中之傳帝德有聖神之譽誠有非王之所及者然以為未及而遂不陳是薄王矣文思安止之事所以屢陳于宸右也非是則隣于薄而不敢也三代豈無聖訓而德不臻于太上則不可以立則堯舜則神明之至矣夫克讓可以學致溫恭可以漸幾亦有為王之可及者然以為可及而反不陳是誣王矣克明濬哲之典所以日陳于彤陛也非是則近于誣而不敢也蓋言而獲聽則有功意切圖功則騁心而不惜矣不知此心一失則上負吾君雖功滿天下不足贖也我之始終于二典即王或未察時有迂遠之疑而惟此不敢之心寔可以自信耳抑言而致疎則取咎志存避咎則違心而不顧矣不知此心一乖則下負我學雖咎切一身不可避也我之終身于二帝即議論寬深未蒙知己之諒而惟此不敢之心寔可以自矢耳入而治身不以遺美讓人出而致君不以流俗自處我之敬非子所能知也

堯舜之道全從此心做出君不能致敬于臣則不尊德樂道不足與有為臣不致敬于君則不能陳善閉邪格君心使之正此二典開口便說欽哉也孟子之不敢陳非道此心便是致君堯舜之本方見不敢與下敬字中內聖外王體用具在誰能講到此處○道對王便是

堯舜即是諛語道料王不能到堯舜便非責難看後云見王退而有去志則齊宣之不合也久矣文中下語字字斟酌秤停而出

我非堯　俞

我非堯舜　二句　姜廷樂

必以帝道陳王心知王之足與言也蓋不陳非堯舜之道則其陳堯舜之道可知矣以堯舜望君此其心何如心哉孟子舉以自明曰人之責臣無取太嚴也責臣過嚴舉世無一臣臣之望君無取太寬也望君稍寬輓近無一君而要之責人過嚴之心其自待必寬而因之待君亦寬（對景且齊人快甚）（責難正是自盡其恭說得好）不敢寬君之臣其自責必嚴而甚無取他人之責之也齊人無以仁義為言以仁義之道固堯舜之道也重視堯舜即不敢輕語仁義以為非（借上文）（再襯一層堯舜之道更不唐突）堯舜不足庶幾此仁義耳又或以堯舜之道不僅此仁義之道也重言仁義蓋不敢輕望堯舜以為即言仁義亦不足庶幾乎堯舜耳而我非

敢然也我之自量殊不敢稍自菲薄近世之功名不足入其心者謂有道存焉堯舜以來未嘗或泯而我無容廢置者我有志堯舜之心而謂王無是心不可也謂王無是心而遂有他端以蕩王心者君復何幸有是臣哉我之量君亦不敢妄為期許時臣之浮諛不一置諸口者謂有道存焉堯舜以來未嘗或假而君亦不容輕易者君未有學堯舜之心而我不能使有是心不安也不能使有是心而反有異道以亂主心者臣罪伊何益難逭矣且夫陳以堯舜之道未必即為堯舜而陳以非堯舜之道其勢將不止于不為堯舜道德之旨或流為刑名而況乎功利之紛紛也雖君之堯舜與否君固自為而聽其自為而竟置之戒則不敢也且夫不陳堯舜之道必有非堯舜之道以佐其邪而一陳非堯舜之道反或借堯舜之道以文其說富強之謀必依乎周禮而況乎[illegible]之擾擾也雖臣之堯舜其君與否君或未諒而計其不諒而竟隱之我更不敢也意此不敢陳非堯舜之心固即不敢不陳仁義之心耳若者竟何心耶

平生本領只一箇堯舜之道守堯舜之道只一箇敬字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是舍却仁義便都是非堯舜之道也不以此事君即賊其君是不陳堯舜便敢于賊也故此二句不獨指一時敬齋宣云然是孟子一生學問事功俱在裏許文能婉曲傳寫而中有清挺之氣

他于便不免朱子所訶軟媚二字。關係方隅人品矣。

我非堯　姜

我非堯舜　王前

大賢自表所陳、不敢欺其心也、夫君道如堯舜仁義之極則也、非此不陳、豈以自表異乎、亦以昭其心耳、且論人事君之際、必觀其心、所以用心者何等也、而其人之意量見矣、夫士非正道、不以立身、而道非綦隆、不以致主、聽之者疑信豈足深論、而因事考衷、認以自著其不欺、齊人以不敬之故、而仁義無與王言、我為之太息久矣、雖然、世當今日、陳道者駭人聽聞、陳仁義之道、蓋以駭人聽聞、人之相違、伊可畏也、道之相依、亦可懷也、君當今日、陳仁義於前、不必見信、陳仁義而本之堯舜、不必不見信、告以至道、恒自恕也、告以至人、恒自勸也、然我又有亟欲自

即必稱堯舜之旨出得分明

又見孟子用處妙甚

吳源起

白者古以譚道為難今以黜非道為難人以進道於王為不易我以進
非道於王亦何太易何也君能貴賤其臣〻不得貴賤其君貴之謂可
與為堯舜也賤之謂不可與為堯舜也夫我則何敢是故尊而論之欲
其尊焉而罔褻也深而究之欲其近也又欲其洽也孜〻乎以堯舜為
可企而又以堯舜為不可不企敢自昧也君之輕重其臣也在其權臣
之輕重其君也在其意〻重而重之將引而彌上也意輕而輕之將引
而彌下也夫我則何敢是故牖而納之欲其親焉而罔閒也推而高之
欲其登也又欲其敬也勤〻乎以堯舜為不可不臻而又以堯舜為非
可驟臻敢自疏也天下有學堯舜而未醇者焉學士大夫喜為軒輕之

說而我為之曲諷則皆以堯舜之道目之也寬其途於王前而使王左
馬而宣右馬而有不敢以拘王之神者阻王之氣我則何心哉天下有
竊堯舜而如肖者焉庸夫眇見遂爽論列之能而我為之推求則皆以
非堯舜之道目之也嚴其途于王前而使王量而後進毋進而後量不
敢以蕩王之心者累王之德我又何心哉是乃所以將敬也

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責難一邊即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閑邪兩
路並到責難中有無數法則閑邪中亦有無數門庭法語巽言辯
默奪可知孟子有多少苦心大用得此文曲〻寫出他人說得一邊
說却一邊止辦挑剔幾箇虛字以為克肖者陋矣

我非堯　吳

我非堯舜　王前　史天成

大賢自明所以陳王者慎用其不敢之心而已蓋非道而陳是教以陳之也孟子惟以堯舜之道陳王而寧有是心哉想其自明若曰君子之事君也正其學而君子之正學也慎其心心與學合而道乃出焉是故策名者以無欺為至性入告者以不負為奇謨雖曰學固有然哉亦可觀其用心之獨至矣吾思齊臣不敬而知仁義不陳是堯舜之道不陳也徒效唐虞之颺拜而不盡所以颺拜之端雖誦聖有大識者已窺其居心之無所畏矣且堯舜之道不陳是非堯舜之道必陳也日聞謨典之吁俞而大悖所以吁俞之實雖飾忠多術君子已責其天念之無所

（此○敬○字○緊○甚○）（剔○敢○字○）

甲午

凜矣何也凡以敢心為之也而我果何如哉居恒誦讀而惟道以立其端亦云道之所在堯舜咨儆而傳之者也以此為學古之有獲即以此為清獻之有資豈其陳于王而忘之夫王者可堯可舜之王也可堯可舜之王而告以非堯非舜之事負王乎負堯舜乎負道而已而豈敢出諸心焉平時誠正而惟道以貞其業亦云道之所存堯舜鑒觀而惕之者也以此為明從之可告即以此為夙夜之可安豈其陳于王前而渝之夫王前者見堯見舜之際也見堯見舜之際而終以非堯非舜之言欺堯舜乎欺王乎欺我而已而豈敢矢諸口焉蓋視王者重則其視道也不得或輕故漫以為堯或達欽明之懿漫以為舜或遠濬哲之休我不迎其意而陳之則有時不陳堯舜而深于陳堯舜之道者正恐迎其意以陳之而已非堯舜之道也抑待道者厚則其待我也不容或薄故堯嘗以道求俊我即迪王以揚陋之風舜嘗以道升賢我即牖君以闢門之典我不敢枉其身以陳則有時不至王前而深於陳堯舜于王前者正恐枉其身以陳之而已非堯舜之道也夫以神聖為虛詞即見篤棐之薄以明良為己事彌昭嚴翼之誠我亦守此不敢之心已矣

景丑耑為不赴召責孟子以不敬後比映射章情針鋒相對見大儒舉動都是格君心處回焰上文辭疾一番意思出弔一番意思借宿一番意思層層生動

我非堯　史

一輔世長民　一句　四七著

德之所任者大、予人以不可狎矣、夫德不尊、則世與民何賴焉、輔之長之者惟德、則尊有過于德者哉、今夫風俗之變通、與人心之係望、必有起而任之者、而當世遂不能不聽其所任、則此一人之挾持、亦宜衆著哉、匡修所以立當代之隆、致主即以慰蒸生之願、是未可輕求而得者矣、朝廷鄉黨、爵與齒各有所尚矣、養尊處優、有轉移風化之權、然權所不能及、則君相不得而行之也、何以使俗尚攸宜、四海獲熙寧之樂、維祺壽考、有師迪羣倫之望、然望所不能遍、則父兄不得而訓之也、何以使風聲攸樹、萬民臻保定之休、則吾為斯世計、而求所為輔之者、底定

淺：俟爵齒引入

邈矣可進之于王衢歌遠矣可進之于帝三事大夫莫不振綱維而歌永保者迄今尚未有效也誠得是人而曷不拜手王前曰慎簡爾輔吾為斯民計而求所為長之者鴻雁嗸矣我為之父母豆觴侮矣我為之師保百爾君子莫不頌豈弟而謹遒鐸者迄今未獲所安也誠得是人而曷不賡歌交慶曰敬求爾長孰輔之非德不輔矣古之世何以盛〻則優游高夾輔之勳今之世何以衰〻則拮据盡撫綏之績蓋雖明堂側席君臣有一德之感乎而啓翊周道惟此德成所致耳已孰長之非德不長矣古之民何以樂〻則悅安強教以養其休今之民何以憂〻則無宇心勞以播其澤蓋雖禮聘風高有上下交孚之盛乎而媚我庶人惟此德休所布耳已此而墨車弓佩相望于岩中考先王命德之意曰朝廷之上必相吾子惟德也為圭鼎重此而設饌行糜敬修于庠序法先王尚德之典曰鄉黨之間必法吾子惟德也為耇長風是故世可革而德不可革而撫有其世者當思輔之〻難矣民可遷而德不可遷而為民所歸者當念長之〻切矣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前後夾插爵齒以寔莫如中幅激蕩尊爵以起下意機法穩密中饒有雋逸生動之韻

輔世　田

輔世長民　一句　王庭

德全乎世與民、而尊有可稱矣、夫當世而有吾民、欲不輔之長之得乎、誠以知德之莫如也、而何不尊之有、今夫以匹夫徒步之賤、勢欲與人主衡、苟非寔有挾持、其不為驕語者鮮矣、惟宇宙之大、生不過一二人、（大言炎）而復為時所倚賴、以故發事度功、人咸樂推之而不疑、德之尊于天下也、孰得而誣之哉、夫朝廷之爵、鄉黨之齒、隨地別宜、尊有殊權、其德者平而列之、故有峙焉、且進而論之、實有統焉、良以輔世長民、斯莫如之也、（講德字便極理要、文嚴嚴自命語）蓋惟德能以其身為仁義、凡取無非有殺、無不辜生平之節、已有大服于當時、而及其履籍居高、乃以盡其正育、必無苟且功名之猷、人惟

德能以其君為堯舜凡有善必陳有邪必閉威望之重已足默制乎一人而及其施仁發政總以躋于勳華必無偏安補苴之治是以世雖有時叔季德必無叔季也誠見世運何常無德則易以降有德則易以升雖叔季之世而舉可登之于盛明於此觀扶持之力焉夫世也家詠蕩平人欣樂利苟統其宇下誰不願此休嘉亦還念夫有輔者誰其人哉民雖有時傷殘德萬無傷殘也誠見民命何憑失德則虐以亂有德則澤以生雖傷殘之民而舉可引之于仁壽於此著培育之功焉夫民也老者得終少者得遂苟撫有羣黎誰不願此恬熙亦還念夫堯長者曷之用哉上古之世繕天立極德每歸首出之人後世富貴相貽大都喪

輔長字義

夫爵講

於宦官宮妾之手遂以經明行修耑讓之於寒賤今試觀桑樞蓬蓽依顯無期乃斯世斯民之重任當寂寞而自許斯誠王公之所折節者爾

始下不可慢

上古之世神明岐嶷德每多性成之哲後世氣運漸薄大都得乎學問

字義

淡苦之餘遂以求志達道盡屬之于老成今試觀黃髮台背憲乞攸榮乃斯世斯民之偉略當迂鈍而不磨斯誠權勢之所傾心者爾由斯以談德之與齒爵列為三而德有尤重之理其業隆也德與齒合為一而爵又居獨輕之勢其數倍也夫何得而慢之哉

講德字便見鄒國學問源流不似他人但以功效設施作夸大語

說出俗儒一肚皮寒乞相來非孟子之所謂德也有本領人不同處

在此○人亦知以爵齒形德○然爵齒中又有賓主○爵為德之對○齒却是德之佐○看後幅立論之妙○彼爵齒同貶者粗矣○

輔世長　王

天下之民舉安　陳章耿

大賢計安天下、而用齊不能已矣、夫天下之需安亟矣、然則孟氏之欲用齊、為齊也、亦為天下也、嘗觀天下雖大得其機而治之不難理也不得其機而治之雖抵掌匡時、侈言王業、而悠悠遲暮、卒以縮壯往之譏、當亦自悔其無成策矣、今天下民孔棘哉、謀士騰聲于口舌、武臣爭寵于甲兵、而以語于徧德則無時、玉帛之使陳于境上、而肅羽特鳴啓疆之事、何國蔑有、而鼓戈無日、若以語于行仁則無地、而吾乃坐而策之曰、吾將使天下之民舉安、不亦迂疎而寡效哉、然勿謂予用齊僅一山高乘馬之篇也、作內政而寄軍令、昔以農而驅之戰、正井田而厚黎庶、

原評方見用齊不可已明眼人下筆便著

王政本領在排斥管晏正是齊人病根是孟子治法

用齊有

今以兵而復之農同是齊也自管子為之祇以成挾霸之雄圖而自予為之遂以登永清之上烈其事有足豫定者爾亦毋謂予今日用齊僅一補乏濟困之謨也倌人稅桑田之駕典發祇在乎春秋明堂弘出治之規輯瑞且行乎方岳猶是君也自晏子用之僅以成顯名之小術而自予用之遂以成無外之弘圖其事有難告人者爾蓋成天下之大事者務在息民韓魏當天下之衝而不得息秦楚並帝處強而不得息進不與天下爭而退亦可以自守養其民而用之則事可集也況乎魚鹽棗栗之利足為天下資也哉得天下之大計者尤先擇主有其政而無其心則虛美不集有其心而無其政則寔意不敷進不與世主同功退亦不與世主同過長其善而用之則民可保也安在奸貨奸色之習不足觀先王之盛哉蓋審時度務者興王之偉烈而致君澤民者豪傑之先資予敢負天下哉

泛張天下安夸詞與指陳形勢功利不但不切直悖仁義救世之旨矣語〻從用齊做出天下語〻從以王道用齊王做出天下安愈切實本領愈大故文之大小視乎理不在詞調恢弘也

天下之　陳

天下之民舉安　　劉子仕

以天下繫之齊者。以齊繫之大賢也。夫天下之安。職齊民之推耳。孟子之不輕絕齊。不輕絕天下也。其言曰。去就之故。亦視其所繫何如耳。為其一身也者。可以自為也。不為其一身也者。欲自為之而不可。有愛以其身于天下者。有輕以其身于天下者。所由雖異。大約志在斯民耳。誠以王之用予。而民之安豈獨在齊。予將進諸天下。自喪亂以來。君各民其民。有非其國者殘之而不以為忍也。若予之視天下固猶之齊耳。豈戰爭以往。君各安其安。有危其民者。亦殘之而不以為忍也。若予之安天下固始之齊耳。西周而可作也。予明君臣之義于天下。齊自太公有

直從出書說來

齊与天下一體由齊及天下有次第二比義精見得孟子心胸

大處

此雖非孟子本旨然道理極正二比總非細儒所

附

能言

大勤勞伯者猶援其風烈而況躬行仁義乎天下有惠于而民者與之共之天下有虐于而民者為之正之進以戴一人之尊而退無失人臣之義此東洛所以分陝而治而召南所以歌棠而思者也西周而不可為也予順天人之事于天下齊本虞氏有大功德卜者猶識其後昌而況奮發道德乎以天下之民正其不能安民者以民之天下去其不有天下者德究于下土而義光于古哲此允殖所以頌于臣人而大定所以樂于士女者也吾聞阿衡任諸畎畝而有商造焉彼其道則然也予處三代之衰而興起至治固有所徵之矣夫安天下患不知其勢耳得其勢而用之吾不為天下樹兵則莫與為衆也吾不為天下開險則莫

是齊王反予定義

辟去功利治家

與為謀也土地之為民害無俟以力爭矣惟我夫子志在東周而諸侯難之亦其數未至也予生聖人之後而紹復先聞將有所用之矣夫天下患未達其時耳得其時而行之明乎性則天下莫異其學也正乎經則天下莫亂其權也學術之為民惑無俟以辨說矣蓋有濟世之才者嘗無其德故兆人之生託乎賢聖而有行道之槩者每難其遭故一人之遇係乎斯民〻之未安予茲懷之矣

并說到學問原頭好

有仁者之心有精微之學有尊王之義有天命之公有設施次第之寔有審時度勢之宜不具此識見寫不出子輿氏功業

天下之　劉

民事不可緩也　鍾芳

國以民為本、緩其事者非君也、夫民以其事、君即以民事為事、如是而國乃昌矣、宜孟子為滕急策之、今夫謀人之國、而不審其務之急者以陳言、豈老成之碩畫乎、況乎君當初服、疾苦或未悉聞、計惟有急陳民隱、俾釋旁求、而大旨固已全乎此矣、如孟子之告滕文者、首可誌焉、謂君而不知有國、〻不可為也、君而第知有國而不知有民、國亦不可以為也、夫民者國之民也、且君不思為國、〻不可為也、君而第思為國于其國、而不思為國于其民、國尤不可以為也、夫國者民之國也、民誠為國之民矣、有事于國而能無事于民乎、國誠為民之國矣、無事于民而

從國出民、有脉而華亦清、轉不竭

又從民出事字蓄泄將衍無非靈境

更何事于國乎乃或以事屬民之自有之于君無與也則緩甚矣夫亦為知其不可者也蓋民有身而不能自為謀而君必代為之謀代為之謀者期有利于民非期有利于君也夫事苟有利于民斯事之矣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猶不可以為緩也況乎利于民之身即有利于君者乎而乃緩之其可乎且民有心而不能自為計而君必預為之計預為計者求有益于民非求有益于君也夫事苟有益于民斯事之矣益于民而無益于君猶可以為緩也矧夫益于民之心即有益于君者乎而顧緩之其可乎惟知其不可緩也而後知民事之中亦自有所為先後焉有民所自勞之事有民所自逸之事吾于其所自逸者未嘗忽之以為緩而于其所自勞者尤未嘗忽之以為緩也事有先後無重輕也而非家磐石之安基諸此矣惟知其不可緩也而後知民事之外亦更有所為除殺焉有民所殊等之事有民所同等之事吾不緩其殊等者謂非宣惠于民尤不緩其同等者謂非推愛于民也蓋事有除殺而無戚疎也而社稷苞桑之固托諸此矣然則慎毋曰事屬民之自為之于君無與也公其勗哉

（仍做國字校）

民事二字近則農功遠而制產取民井田學校通章都是行文固要包籠又要不侵占又要有意義不得用民事不止一端先衆事而圖一事諸油套語虛架過去則此文佳勝處自見矣若但寶其縣轉以

為空靈便是買櫝還珠鈍漢

孟子曰　鍾

民事不可緩也

楊雍建

國所與立者惟民當審其事而急圖之焉夫民事即國事也知其不可緩而所以謀之者何容已乎告滕君若曰夫議振興于初服之日首厚其生聚求治安于紛攘之時必裕其本謀蓋自分土受齒以來不能舍爾有衆而獨為理也不能舍衆而獨理則衆之所恃以為安而國亦因之者寧漫然不為計歟吾與子言為國亦惟是重用其民而已矣亦惟是重盡其民力而已矣天下勢之所散有以聚之則其國可靜民散而事聚焉節深宮之暇豫以詢田家之作苦而不得鄙之為纖屑誠有以捺乎甚重也天下形之所隱有以張之則其國不傾民隱而事張焉略

切膝文數端

將民事

拆開便生名論

君公之崇高以謀婦子之資饁而不得視之為文具誠有以揆乎其先也民事不可緩有斷如者今夫人主莫患乎不知為民事而不與民圖之也人主亦患乎徒視為民事而聽民之為之也其不知為民事者紛華娛其內戰攻亂其外庭碩之供享之而忘所自出也抑思蒸衎洽禮悉小民千耦之勤乎民不知有業以上之教為趨彼明昭之錫謂無藉乎民之克敏也則可緩如其必藉乎民之克敏而受庾及曾孫也不可緩矣其徒視為民事者觀銍艾于徂隰勤蕪袞于中田駿發之常此事曾于我何與也抑思萬億及秭皆國家不涸之倉乎民何知有利以上之導為功使稷黍之介謂止惟是民之攸慶也不可緩況其不止乎民之攸慶而國事與終始也尤不可緩矣是以元辰而親來耜雩祭而祈穀寔非故為是汲汲也協風告至我農民或忘于俶載而莫之省憂是下奉吾詔不勤而載芟無功也壤可以為粟木可以為貨要當驅一國之游惰而示以力田為生之本釐成歷保介之呼蠲恤舉春秋之典非樂為是鰓鰓也土膏震發我億兆弗克修其疆畔而日服其鎛是從事焉尚寡而穀乃不殖也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要當嚴一國之蕪曠而與以稼穡作甘之利夫國足于本則不事末國得耕戰之民則可以息民而威敵是故祝歲星不如祝君王也

民事只農事引起通章制產意着民事二字可見制度原以為民非

為君也。為民正以為君。又是轉一層語。此句實未及此。惟其為民事。人君輒視之為緩而不知其不可緩也。近文欲炤通章。未免客意多。正義少。虛調多。實語少。求如是之古麗而有則難矣。

民事　楊

民之為道　恒心　楊貞

重視民以恒心之有。此其權不自民操也。夫恒心何可不責之民。而惟恒產乃有之。此其權問之民乎。抑不問之民乎。且以人主之尊。而不能取民之幽隱。人主將無全勢矣。然概以人主之尊。而謂遂足取民之幽隱。人主又幾無全理矣。故經國者。未有不審于民事。而可以有為者也。亦未有不審于民心。而可以有事者也。民事之不可緩。說在幽詩。而幽公當日有曰。徹田為糧者何居。蓋言恒產也。夫周先王以天下之田。分之千八百國。即以千八百國之田。散寄之于民。是以在畿內者。毛召井劉。厥有采邑。在侯邦者。高國樂范。皆有食田。而在草野者。貢來荷鋤。二

十受而六十歸謂之恒產然則恒產者自滕先世以來未有能改也亦安可不有哉至于恒心則野處不匿秀民可以為士而司徒有造孝弟並于力田亦惟曰予取予求不我匱也何必計其有哉即不然將惟是士恒為士農恒為農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誰敢不共敢不敬應也又安在不可責其必有哉雖然是未嘗載觀夫民之為道也蒸髦一變而遊人橫經盡徙為食客恒心之有所待而興者不獨斯民然而擅食未盡夫潔清而欲畎澮胥匡于大雅必不然也則惟此我疆我理之授亦如山人足乎木澤人足乎魚而后可徐議興善也斯固既富方穀之道有然耳頒禽必除于長者獻能以享夫君公恒心之自有生而具者繫惟斯民然而編氓偶安乎大順而謂貧窶盡歸于古稽必不然也則必和載師遂師之掌無使穀人不足于畫緣人不足于疲而后可漸及耳性也斯又土愛心臧之道有然耳然則民之為道也惟有恒產厥有恒心哉謀生有序則禮義之情深月吉可朝卿老原隰有章則閭閻之生遂周禮利用賓興子亦加之意而已

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此處只就民說若入題後夾插此義便亂語脈於題前提出作翻勢甚巧且有下數句在題語反側易礙題前布弄亦寬局法也文之高秀典貴非近年稱腹所辦亦非彼時羲手所幾

民之為　楊

禮下取於民有制　何鑑

著恭儉之寔、而下與民各得其所矣、夫禮以待下、制以取民、恭儉之寔也、不令人思賢君哉、今夫以人主之尊立于上。而凡羣工百姓。皆其所統御者也。不知羣工雖在統御之內。恒有過望于上之心。百姓雖歸統御之中。亦有靳予乎上之意。則人主所以處此者。甚不可無法矣。夫賢君必恭儉何如哉、恭則必有其恭之寔矣。（領脉分明）有其恭之寔。則不以儀文為獨馭。而以情意為孚結可知也。儉則又有其儉之寔矣。有其儉之寔。則不以積貯為奇謀。而以薄斂為成規可知也。其為禮下乎、朝廷之上。一人為君。凡服休服采皆名之為下。（下字不放過）得無下之才智。惟君所使。下之寵辱。

惟君所加乎。而賢君曰。吾無以臨乎下。而不樂乎其為下。吾有以臨乎下。而仍不樂乎其為下者。則禮之未優也。大禮而小不禮。不可云禮。暫禮而久不禮。不可云禮。為之養廉有其文。而下不虞夫匱乏矣。推心有其寔。而下不患乎嫌疑矣。則無簡於禮之數者。亦無越於禮之規。此日之堂簾。庶幾交泰之風哉。抑惟取於民有制乎。四海之大。羣辟詐君。尼（意是而調不文）（野與國中在內）向衛要荒。皆視之為民。得無民之手足。惟君所役。民之畎畝。懈君所徵乎。而賢君曰。吾無以取乎民。恐難乎為君。吾重以取乎民。恐難乎為民者。則制之未定也。常制而變無制。制非其制。近制而遠無制。制非其制。為之三時勿奪。而民不窮于力矣。稅斂有經。而民不窮于食矣。則無損於制之中者。亦無溢于制之外。此日之海隅庶幾樂利之休哉。有禮以遇下。而下即體乎君之意。以愛此羣黎。有制以征民。而民即仰乎君之心。以敬茲有位。斯所以稱賢君哉。

或謂此題實講。恐侵露下文。非也。二句是恭儉之寔事。亦是井田學校之實意。於此不寔講。則恭儉不過聲音笑貌。而下文井田學校等事。亦僅帝王之糟粕。通身筋節俱懈矣。但講禮下處。須從恭字看出。講取民有制。須從儉字看出。愈講得詳明確寔。愈不溢此題本位。何嫌于侵露乎。惟為影響罩下之語。始侵露耳。○當從恭儉做落本題。不必于題後找足恭儉。他作俱失。

禮下　何

禮下取於民有制

根為國來　俞之琰

臣民各與以安賢君之為國者備也夫臣民與君共此國者也而欲以安之非禮下有制則不可故賢君必無偏廢非意謂人君為國何事不當予以恒也加意於斯民待澤之人而敬承夫上天立君之意朝野之間莫不有安全之道焉然其事存恒產之中亦舉則皆舉者耳恭儉之君審此矣故其為國也有實出于民名歸於君而存恒產之意者有君不必損民不必益而定恒產之經者民事甚重而君不能獨為理也則不得不待助于臣然以分職之分臨之是君上而臣下也而禮衰矣夫人臣委質而來身家雖非所恤國家必無藉其勞不籌其報之理況涼

○議○論○剴○切○無○養○廉○之○道○而○戒○其○貪○非○惟○理○有○外○亦○勢○所○難○行○也○

薄見自朝廷而使其下遂浚民為長子孫之計此亦非人主之福也惟賢君有以禮之則立法存忠厚而節義動于不知朝廷持大體而簠簋

○下○語○皆○有○禮○有○識○有○氣○度○

○五○革○亦○忠○致○不○苟○

羞於不飾雖歲秩之數亦皆出自民間然從來尊賢禮士之報有不牧於先疇舊德之間者乎吾嘗慨高國降於編氓樂郤夷為皂隸而益思禮下之典為不可易蓋以勵廉恥則養賢所以及民而以勸請共則敬

○管○令○民○國○純○以○議○論○行○法○

臣即以愛國也所謂實出於民名歸于君以存恒產之意者此是也抑牧民有職而君不能自為養也則不得不待給于民然以授田之法繩之是先予而後取也而制濫矣夫小民性情之外財力皆非所私國家

○挑○取○字○更○焦○

○四○五○皆○為○至○論○

必無資其力不計其安之理況興利開于上旨而使其民謂設官為作繭絲之計此亦非上人之利也惟賢君立為定制則法歸盡一而胥吏不得生奸賦惟正供而賜予亦因有節雖奉行之善不無賴於良吏然從來惠下撫循之典有不出于厚施薄斂之中者乎吾嘗慨稅畝壞於紛更丘賦傷于作法而益念取民之制為不可無蓋民惟邦本則保民即以保邦而食為民天則足民即以足國也所謂君不必損民不必益而定恒產之經者此是也

根上文單通章講此題對線盡之矣抑未也其為根為單俱要從議論發越乃佳有議論矣抑未也有讀書人議論有市井吏胥議論故有指陳利弊講究情事大段亦不甚遠然出之讀書人者便有體識

有原本有氣量其規模精意之所至自是不同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非沾沾記得一文錢上年號源流遂足當讀書人三字也不然禮下民制只消幾箇吏禮戶部當該大房足辦矣近來議論極曉暢者每不脫市井吏胥氣如此文可見讀書臭味

禮下　俞

夏后氏五　一也　劉紘

考田賦於三代揔歸於仁民而已蓋三代不一制而揔不外千什一其分田之制如此今夫開代不一主使不審時度勢而必軌前法而確守之亦何以善計安全也哉顧其間有可革者其名也有可革而仍不可革者其實也權變而仍不失立法之意此所謂有改制之名而無多通之事也君今者撫此封土而衣食租稅非我周先王所經營而輕重布之者乎然恒產不自周制也取民亦不自周始也請無論周論夏后氏禹任土功與周之祖后稷同事帝舜卒之九州平而玄圭錫舜終讓德焉厥時地大土滿百姓未優於佃作禹乃計地授畝限以五十至今讀

貢助徹制度各不同只是取民之寔同十一耳不可以名字挑寔字

先提周人以子與志在行徹也

輕重二字

卽論矣

穿插學史記法

觀註所以五十七十百畝之故

丙戌

禹貢之書曰任土作貢乃信夏制唯貢云總是周之子孫遲久未發契之後傳十四世而生湯請命有夏拯此黎元予讀其頌曰禹敷下土帝命武湯奄有四方是時國號商其稱殷也則自盤庚之遷始也雖賢聖之主間作亦如周之不西而來也故曰殷也其時生齒漸繁農事斯詳準七十而助焉嗣是帝命武王燮伐大商其有周所自隆乎其時宗支蕃衍庶姓殷盈而又起家農事有相之道神明數十世矣故其日制視殷為更廣且百畝焉予讀雅歌之詞曰徹田為糧蓋周制唯徹云此自其名言之亦奚所自一哉然開國之主創制顯庸固有不襲之名號而仍有一善全不敗者居中而神明其用大抵通上下損益之數詳其象

要知三代王者更制純是天理當然云

得不尔如此說竟是後世私心矣

此便精當正大

寧故野有康食而國亦無廢事遞興之代更姓易法自有類出之規位而仍有一通變不窮者居中而會同其說大抵準贏絀出入之紀立其權衡故利足以存百姓而法可以示子孫蓋其寔皆什一也三代恒產之制如此取民之制亦如此夫是之謂賢君

讀此文者謂其推算本朝為得體甚是無謂若論孟子稱美助法則宜側重殷人如何反注周人看請野節助即在徹中是孟子志在行徹不在行助也三句平叙而手法錯綜正才人用文字迷人耳陸雯若

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于民者其寔同是十一寔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

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號。以新耳目也。此皆後世私心議論。漢祖唐宗以來。只此一點心。祖述暴秦嫡傳。憑他制禮作樂。總不能復返三代者坐此。讀書人不可不知。○敘次用史法。而議論即藏其中。絕不犯手。文氣自然高古。

夏后氏　劉

詩云雨我　一節　蕭應夢

考周詩而知周制。所以明助之為善也。夫公田則取民有制。此治地之莫善于助也。公田之詩。所以為言周助者證。亦所以為行周助者勸哉。若曰。不考古今之良法者。不足以明先王之制。不觀古今之民情者。亦不足以讀古人之書。蓋先王之制。或不存于典籍。而古人之書。猶得見諸咏歌。流連篇什。益動人以率由之思矣。吾故因膝之世祿而念公田之助焉。世祿之所出有定畝。則世祿之所入必有常職。而凡如世祿之制者可推類矣。謂先王之制而或非如是也。前之人何以詠多稼而慶曾孫也。世祿以內之所予有常經。則世祿以外之所予必有常數。而凡

由世祿思公田公田思助趣意如是

如世祿之法者可槩舉矣謂先王之法而或未必然也前之人何以彼遺稼而此滯穗也請觀之大田之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詩也非周之詩也哉詩為周詩則公田為周之公田何詩人之甚愛此公田也若不惜己之力以助我公田且并欲天之雨之以助我公田詩為周之詩則周必有公田而因有私田何詩之甚勞此公田也若緩于己之私以助此公田且急欲天之雨之以助此公田然則詩不言助而惟念公田吾因詩之念公田而政可得言助也蓋惟助為有公田耳由此以觀祖宗之貽謀即由此以觀通變之善術助非周之名而詩人獨取公田而祝之則鎬京之民何異于毫邑之民也而助之便于民者不于此蓋可見哉由此以觀子孫之法守即由此以觀不忘之舊章助非周之稱而詩人乃服公田而勤之則七十畝之寔何殊百畝之寔也而助之利于國者不于此蓋可勉哉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草野之婦子既能言其情則朝廷之君相自當纘其業行助乃所以行徹也殘缺之遺文猶可考其義則舉行之新猷自當權其宜行徹即所以行助也可以懲養而言教矣

前闕世祿後結莫善中間頓挫合節機法秀動不必重岡陡壑自具烟雲舒卷之趣○徹兼貢助孟子就徹中指出助來周字即徹字也一結不苟

詩云雨　蕭

詩云雨我　一節　朱雯

大賢以助法進滕君繹周詩而通其義焉蓋治地莫善于助周固行其法而不存其名者也讀大田之詩不可以得其說哉今夫善于法古者非徒以異代之良法為可師而尤以本朝之成憲為可信蓋昭代之典鑒前代以垂令典其準乎古制酌乎民情者不徒尚一時之因革而寔裕後人之法守當時傳之奕世誦之後有得其遺事于篇章諷咏之間者可考而知之也有如世祿既行滕之所未能行者特助耳吾謂助之名雖湮助之法固甚善也蓋使其行于昔日者未必行之于後王則不足以見助之善使其行于一朝者未必行之于數世亦不足以見助之

昌明條暢大家舉止

提句得要

善使其行之數世而小民無咏歌之樂風詩無歎美之文猶不足以見助之善乃周先王備鑒古裕後之思而垂為規制其慶曾孫而祝多稼者至今猶得想見之周先王勤我疆我理之謀而寧我室里其沐膏澤而咏勤苦者至今猶能諷詠之大田之詩不云乎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夫大田之詩周詩也周固行徹者也詩曷為而咏公田也公田之制殷制也助蓋僅行于殷者也周曷為而有公田也以吾思之公田不廢則助法亦不廢有助而公田始得以長存助法尚在故公田亦尚在有公田而助法亦因之不墜蓋惟助為有公田也吾于此得進而新之矣徹之與助有可異其名而不必強為合之者共輸其力而菓有百畝七十畝之異共將其入而第有均分與各授之殊得公田之意而善印之則謂徹為助而不必專言助謂助為徹而并不必諱言徹也何也立法止期乎無弊也徹之與助有雖異其名而不必過為分之者助則凶豐有一定之規而徹亦均盈歉而不窮助則閭閻有不私之力而徹亦通上下而無閒得公田之詩而善繹之則無論助寔行于周而周固為助即助不可徵于周而周亦為助也何也論古要在乎有識也雖周亦助不信然哉本兩朝之經畫以善其井疆初非可革可因之制作積百年之樂利而繫其謳思更屬可大可久之規模助法具在若之何其不行也

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助耳。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行助也。後二比。鬯言之。徹助之不同處。相通處。孟子斟酌活變處。無不條晰。文氣沛然千里。其中瀠漩盤洑。亦江湖之觀也。

詩云雨　朱

夏曰校殷　四句　程崇

稽學於三代。由異以觀其同也。夫猶是學也。鄉則異而國則同。不可識聖人之意乎。且古人之為治也。不獨生天下者以異同之名昭天下之準。即成天下者亦以異同之名一朝野之觀。苟能推立制之深心。則異者無妨于異。而同者無嫌于同也。夫庠序校之義。吾已列言之矣。更綜鄉國而考之。帝王創制。相沿者不必相殊。既同茲制也。乃何以觀化于鄉。數王不襲一王之迹。聖賢繼起。相革者不必相因。況異其世也。乃何以稽制于國。數代如出一代之謀。為考之于鄉焉。猶是學也。乃夏稱曰校。殷稱曰序。周稱曰庠。將無謂夏氏之爵酳。不侔于商代之弓矢。商代

恰与夏后氏五十作對子

只好

如此任

便作翻教

五一革作箋

之弓矢不侔于周室之几杖乎循名而致究焉而聖人之各異者謂何矣為考之于國焉或亦猶乎鄉也乃夏之學既同于殷之學復同于周將無謂垂示方州者數聖果有殊稱而具訓國門者數聖果無岐轍乎取名而求詳焉而聖人之從同者又謂何矣更合鄉國而考焉夏之校既別于夏之學殷之序又別于殷之學周之庠復別于周之學將無謂山澤之訓行為一書不可以之命都人帝京之德造為一書不可以之導遠民乎即名而總核焉而聖人之異同錯見者又謂何矣由今思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非猶是貢助徹之異名而同實者乎

（作○殷○義好他手便○說煞矣）（此此似○關說）（亦是為皆字譜○一波蕩○耳）（應小譜按）

題面冠冕似可說盡四件各別似可校論不知此虛縮題也難冠冕說盡不得雖各別較論不得總是敘案疏解正在下文四件似別其實只一例也看他偏用較論說盡只作翻駁無一筆着實却正得虛縮擊下之巧

夏曰校　程

后稷教民　三句　徐倬

命官以教稼、聖人之勞心于養民也、甚矣稼穡教而民得其養矣、然亦惟使后稷教之、不已見聖人之勞心哉、且自稼穡之利剏于神農說者（恰好照面）遂謂明昭有賜皆古天子履畝而親為之也、抑知艱食之奏、寔有攸司（即借並耕取教字）後世咏來牟而羣食聖人之德者、亦覩農祥而知見聖人之心矣、如水土既平、而謂堯舜之心遂已乎、隨刊奏績以後、唯粒乃蒸民是亟也、然堯寔勞心于養民而不聞其褻山龍而親襏襫也、何故、則壤成賦之時（根本之舜勞心出后稷正是如頌巧法）唯奏爾田功是賴也、然舜寔勞心于利民而不聞其率百揆而行南畝也、何故、蓋其時有后稷在而稼穡之勞皆其勞也、樹藝之力皆其力也（便極自然）

（教字中見稷亦足勞心好）

頁壤有則歟黑墳有辨歟稷亦自用其心思而不徒恃其手足荊揚宜稻歟幽冀宜黍歟稷方日出其神智而不徒習夫勤劬迄今思稼穡之作甘覩五穀之咸蔑以為稷寔一勞至此而不知稷特教之耳乃于邦于趾者則已寔穎寔栗也載耘載耔者則已方苞方阜也斯時之民人其不育者蓋已寡矣夫三代以下以百姓養天子者也三代以上以天子養百姓者也閭閻之朝夕不能自為謀而必待君之謀之故康功之奏不後于平成然且遊康衢之野不聞有舉踵而相告曰幸為聖人之氓也何唐民之過朴也且三代以後君以君之養養民也三代以前君以民之養養民也田間之樂利不能自為計而必待君之命官以計之

（說出數字緊對並耕）

（閭論思閭非恒思所有却正與）

（厲民自養對勘）

（將戲滑稽）

故三事之重獨在于厚生然且習農官之教不聞有立說以自詡曰吾為神農之言也何古民之甚愚也聚數聖人之深思而止博民以生穀之途出我烈祖之歧疑而止迪民以播種之智其勞心寔然而謂堯舜之心遂已乎

標揭教字引勞心射並畊亦犀然冷肅獨其辨才飈發韶艷天生陞僕射之風流搤騎省之譚論一時鮮有敵手

后稷上不必加使字不必補命詞雙承堯舜勞心說下自然加補無迹又是一弄巧出奇法

后稷教　徐

后稷教民　三句

古聖之急耕以為教也夫稷之稼穡幾與民並然亦曰教民云爾所以穀熟而民育也今夫治天下者不能下堂而理即其時之大臣常親履畎畝與小民同一日之勞食人與食于人之義若相兼至纖悉矣而仍必尊其名而除其體以為不敢下侵乎用力者之為而自見其用心之獨至焉斯已爾禹之治水之後勞心者宜何如天下大患既平則大利必起故夏書所載已詳土壤之宜而使吾民去水之患亦必食水之利故禹謨所兼自及畝澮之制禹獨不得耕而早以欲耕者俟稷也而稷處此則倍難矣思自平林隘菴以來秬秠糜苞既以降種之咸嘉者牖

○洪○荒○後○平○成○時○議○論○

○正○脉

岐嶷之智而倘農功之弗親也謂吾民何且此固有與治水類者四載之勤既身乘之一手足之烈亦宜身習之故八年于外可以言禹亦可以言稷蓋稷之拮据亦畧同此歲月也迄于今黍稷既已馨矣人第享蕃昌之祉而抑知教之者伊誰之功與思自中邦成賦以來赤壤青黎既以九州之異宜者示播種之方而猶必農官之遍歷也謂吾力何且此固有與治水不類者川原之險必身涉而始知墾植之隆止為法而可舉故治水之術不可以教而稼穡則可教蓋稷之心思乃更足傳于古也迄于今蜡饗亦既盛矣人第服順成之休而抑知教之者伊誰之力與則教民稼穡而樹藝五穀也五穀熟而民人育寔賴我后稷云大

（幸說而來別有奇思）

（妙于緩刻）

（教字獨見別致）

唯其意主于教民故操術簡而為利溥其效不獨見于生民之初而并以開幽岐數百年之風俗唯其意主于教民故情甚親而體自尊其盛不獨比于厲山之胤而并可忘先嗇神農氏之勤勞稷之以心善其力者如此亦可紓堯之憂矣雖然所教民者將其稼穡而猶未足語于司徒之教也

（映帶又見細巧）

不屑屑挨題比櫛只寫教稼勞心大意議論又別出不走人間風塵衢吟一種驚鷙跅弛之氣盤旋于律度之中我望而壯之○教字與並耕對駁固是註意然畢竟是言外疏解故註下一然字諸作每于言中自作箋辨又似孟子為誰下註脚矣獨此作發揮教字極其透

露却不犯此語病

后稷教　韓

后稷教民　三句　翁叔元

古帝命官教稼所以厚民生者至矣蓋稼穡者民人之所賴以育也然非后稷之教不及此〻以知大人之勞心為己至也且吾觀唐虞之政土穀居六府之終而厚生亦在正德之後宜乎聖人之治天下養民非所先矣不知有經營于前者所以開粒食之始有利導于後者所以維農事之窮君子觀于稼穡之利而知聖人之為天下計至深且遠也當日水土既平民猶鮮食帝之憂寧遂已乎維時承天子之命以恤斯民者稷也稷之佐治于上也不聞與其君共親南畝之事而勸相之所至已為天下開力穡之風其經理何周也其敷治于天下也亦不聞與其

（期借下文奇）（后稷二字提清憂之來脉）（堯舜只命稷不並畔）（稷亦只）

○教○不○並○耕○

民共習胼胝之勞而率作之所成已為斯民釋阻饑之患其利澤何遠也蓋教之稼穡而樹藝用興斯時也地無遺利蒸民所以粒也人無遺力萬邦所以乂也殆五穀熟而民人育云稼穡之本乎天也資五行之

○教○稼○穡○名○理○高○昌○

用而成焉者也顧歲功不一而人事不可以不齊蓋亦煩在廷之播奏矣茲且履畝以食力而祈年以奉公無論為豐與為嗇而皆有自然之

○熟○育○二○字○寔○義○

利也則舉天下而共樂其生成已稼穡之成于地也參五方之宜而別焉者也顧地力難齊而人功不可以不一蓋亦煩有位之勸勞矣茲且地無不耕之疇而人無不給之欲無論沃土瘠土而皆為本富之民也則胥天下而共安于作息已雖耒耜之興不始于唐虞然當懷襄未定之年以逮艱鮮既奏之日則田功之荒度誰寔始之吾誦生民之

○推○廣○稼○穡○作○用○之○大○

有相之道功先黃茂而民間之有幹有年朝廷之任土作貢視此而已矣雖耕鑿之餘漸忘乎帝力然當昏墊其咨之日以逮懋遷作乂之時則食貨之盡興誰寔貽之吾讀思文之詩知配天之功原于率育而彊理之為井牧土田之為封建視此而已矣要非后稷之教民豈易致此哉然後知聖人之勞心蓋不獨在治水以前明倫以後也

近日論文者好言正大昌明及觀其所指則極卑汙鄙醜之文耳其訣不論題理不用意思止揀無破綻吉祥詞語運之以圓熟寬套之句調如乞兒叫門喝采者然乃所謂正大昌明也示以此種不知反

目何名矣

后稷教　翁

后稷教民　三句　張仕可

大人勞心于農事而天下已得其養矣蓋民非五穀無以為養也自后稷之教行而民人胥育勞心亦何至矣乎嘗謂裁成兩間之美利而致其功于百姓者聖人之事及之實聖人之心有以及之也蓋聖人身任養民之責而不能親習其勞惟是心之所至而曲盡其區畫使人皆知所從事則利濟之休已在天下已水土既平民可得而食矣而未能遽食也維時繼禹益之後代堯舜之憂者無如后稷〻知土不耕則不殖而懷襄底定之餘中國已無不可耕之地民不耕則不食而室家攸[illegible]之日中國已無不可教耕之人于稽其教寔惟稼穡稼者播穀之始事

（封並耕疏教字用在人題後不如此處提闡較妥）

（眼目分明出后稷亦老氣）

（是治水後教稼情事）

（稼穡）

而穡者播穀之終事也惟茲五穀初同于草木之暢茂而民莫知其利繼盡于山川之焚烈而民莫名其功自有聖人之教而乃得勞其力于樹藝矣穀之性不齊則其事必備五行之用而雨暘寒燠又不能不聽之于天樹藝云者亦教之順乎天時以盡人事之所當然焉爾穀之類不一則其產必辨九州之宜而肥瘠盈虛又不能不聽之乎地樹藝云者亦教其度夫土壤以盡人力之所不至焉爾迄今頌思文之什與厥初生民之詩稷之為民食計者至矣然豈聞其親服田功以上告成勞于君相抑躬勤農事乃下俾率育于民人也哉蓋五穀既熟而民之致歎于無依者固已寡也竭一人之力以給數人之食而不足合萬民之力以給萬民之食而有餘然然此作人息絕無所憾[illegible]民之至溥者已抑民之致歎于待哺者固已寡也以天下之民仰念于天子其勢不能及終日以天下之民各養其一身其事可以及百年欣欣然鑿井耕田絕無所煩于君上此亦養民之至逸者已總之中國粒食之始即為聖人圖治之原民未有養則所以綢繆于教稼穡之先者不敢不周民既有養則所以防維于稼穡之後者尤不敢不密曾謂聖人之憂民有旦夕之暇與

逐句敷詮安詳合度語語是洪水初定情形是降種有相事業是鼓腹擊壤景象而刺射並耕又有含畜蘊藉之致不止作一勸農官政

碑太平有象賦也

后稷　張

后稷教民　三句　陸循

帝臣勤于農事即教以為養者也夫稷之于農事勤矣然亦教之而已育民者豈厲民乎哉嘗謂夫農天下之本也古之聖王嘗懼農事之不登而又不能躬至田間與吾民相慰勞惟以子惠元元之意屬之其臣而其臣亦惟是奉上德意詳為規畫一時之農功稱絕盛焉禹治水而後中國乃可得而食然亦曰可得而食耳猶尚艱食也則民人之待育何如哉吾想其時知農事者莫如堯蜡饗之制兆于伊耆此其徵也其時知農事者又莫如舜歷山之間久聞讓畔此亦其徵也然而堯舜在位皆不耕以屬后稷稷農官也亦不耕當日承帝阻飢之咨而身播穀

（養明章意腕力雖渾從漢人詔號得來）（稷亦不並耕）（上界分明）（抱堯舜妙有巧思）（挿入耕字出后稷筆法古峭）

之職相傳以為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云蓋稷之教有善于剏者也先嗇（二意確妙）
之神既衰烈山之氏既往豐草之不治已積歲年一旦驅不田之人而（焰神農）
習之以力田之事故其教主剏然稷之教又善于因者也厥田有上下（根）
之辨距川有畝澮之分田功之漸開已非一日自此即不耕之王而納（禹功）
之以願耕之人故其教主因而吾獨意其時洚災之未遠安必天行之
悉協且以後世田疇日闢猶有一易再易之異而況墾藝之初乎我不
敢知曰其必熟也其必育也然而起視其時固已五穀熟而民人育矣
大難既平陰陽和而風雨時天亦屢召其嘉祥以佐聖人之經畫故不（是堯之時景象寫得光英俊旦）
必史書大育而民自熙然作息于其下哉忘吾君吾相之勞山川既奠
土田厚而水泉滋地亦自効其蕃昌以成百物之嘉遂故不必占據豐
年而民遂恬然游泳于其間陰受深介曾孫之賜然則當堯之世為堯
之民一若自育然者且不知教民者誰之為而焉得有勞勞焉並耕于
其側者乎猗歟盛哉稷可以拜手而告矣帝可以揮絃而理矣而孰知
猶未已耶

前半樹義奇偉後幅氣象光昌此方是中天世界時事不徒作末代
豐年頌瑞禾圖寫籬笆邊景致也○抱堯舜出后稷與徐作同而思
路更穎

后稷教　陸

后稷教民　三句

觀古聖之勞于農而知非手足之烈矣夫稼穡民之所資以養者也穀熟而民育稷之勞心以養民固如此哉且天生聖人以為民也而最急者厚生之事蓋民生厚而治道乃日起而有功矣禹平水土之後其時襄陵之濤息矣而鮮食之艱未除也烈山之炎清矣而蒸民之粒未奏也乃敷治者則已慮及此矣爰進后稷而咨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于是后稷始教民稼穡焉蓋后稷之心舜禹之心也后稷之憂舜禹之憂也惟心乎舜禹之心憂乎舜禹之憂故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徂隰徂畛董令以勸之載芟載柞率作以興之

出蓄首句老氣無敵

重發首句

徒今

秦漢骨度

雨暘寒燠各得其候以順天時至協也原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因地利至適也民也勞力于下稷也勞心于上初何嘗躬親南畝而為之胼胝以從事哉夫亦曰教之而已乃其時旆旆者荏菽也穗穗者禾役也幪幪者麻麥而唪唪者瓜瓞也秬秠糜芑百穀用成矣作訛成易千室盈止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含哺鼓腹擊壤康衢將聖人之憂其亦釋矣乎夫后稷農官也稼穡之祖也亦惟教民自畊爾曾與民並耕乎哉其矣許子之陋也

勞心勞力兩邊都見

句只輕合

題后對關並耕方得註中然字語意

朴實峭崛不學秦漢文不識此境界○堯舉舜舜使益禹稷契但根堯舜之憂說來使字已到明出暗出有字無字皆可不拘也或云后稷上無使字樣以后稷直起為妙不成后稷不受帝命而自行其後耶到使契句又須別增使字議論矣起處老寔用尚書直出絕不費力何其古雅又足廢近日自作註脚夾和語脉之病

后稷教　熊

后稷教民　三句　王鴻緒

觀所以教民耕者、大人之勞心至矣、甚矣稼穡未興、而民人之難以育也、自后稷教之、而乃得育焉矣、不亦勞心之至也哉、嘗觀唐虞之聖人、勞心于天下而不忍置者、凡欲以養民之生而已、欲養其生、而所以害民生者有未去焉、弗能養也、故平成開粒食之先、欲養其生、而所以道民生者有未至焉、弗能養也、故明農繼錫圭之後、吾乃得而言后稷、夫后稷在當日同受帝廷之命、則已分堯之憂、承舜之使、繼禹益之績、而為勞心之大人矣、任顧不重哉、蓋水未治而患在民不得耕者、水既治而患在民不知耕、使無以率之、其何以免阻飢之歎、抑水未治而水有

從上文、奸迴而入、不犯說盡之病

提后稷連上文、使字直下、有法而筆力亦宕往

（此意人繁切）

害於農者水既治而農即有資于水使無以廸之其何以免艱食之虞

（借章情跌出教字）

后稷于此殆將與民並耕之乎而非也夫亦有所以教之而已曷教乎

（教字洗費人別）

爾後代之民戶習先疇之訓故種植之習倍明于君相上古之世家仍

鮮食之習故菽麥之種未喻于齊民固非有以教之不可于是五穀之

（樹藝句須有此）

未辨于民者后稷有以辨之維秬維秠之休誕降之所以歌嘉種也而

（稠蓋切實）

樹藝者有其資于是五穀之未植于民者后稷有以植之寔穎寔栗之

祥有相之所以頌黃茂也而樹藝者有其法如是而五穀有不熟焉者

乎想其時地無不登之物產人無不給之財求問有嘆阻飢者無之矣

（深沈上文有態）（人建上文使字一揔頓好）

民也幾忘昏墊之餘哉向者堯兢兢焉以命諸舜舜人兢兢焉命諸稷

夫亦慮民有之難遂也乃于勸農輔相之餘未有以遂之則撫物力之

（潦泗可書）

普存堯殆將晏然而理乎想其時家有盈寧之樂人登華黍之歌問有

虞艱食者無之矣民也幾忘懷襄之後哉向者堯皇皇焉以生民之事

望諸舜舜人皇皇焉以生民之事望諸稷夫亦懼利賴之難興也乃于

辨種力穡之際果有以興之則楮草野之豐裕舜殆將揮弦而治乎孰

知聖人勞心之事猶未已也

汪洋渲迤之文須節節有意思有寔際有頓挫方成巨觀不則一望

黃茅白葦而已此如扁舟下峽一日千里而青惜峰巒黃知橘柚亦

復應接不暇

自舜使益以下。直至此方一歌。此是聖人養民之憂。下人之有道也四句。又與前天下猶未平九句相對。聖人有憂之。與堯獨憂之句相對。使契為司徒。與使益禹稷相對。乃聖人教民之憂也。故契為司徒。另用使字起。而禹稷上不消加使字者。蓋掌火上之使字須讀斷。直貫至此也。此文起訖處通承上來。精細不苟。

后稷　王

后稷教民　三句

農事開天下之先。亦既心乎養民已。甚矣民人之育。特有農事也。然非稷之教不為功焉。謂非勞心之一端歟。嘗觀大人之心。凡以惠我民人也。顧古有養民之政者。不徒有其心而兼創其事。人以盈寧者為後人樂利之澤。而不知播種者皆當年勤苦之心。則有養民而若出于教之意。教民而遂成其養之功者。其人其事。可述而誌焉。堯之時何時也。不獨山澤未若也。而黃茂之功未興。不獨隨刊未奏也。而粒食之原未肇。此時之民人。得無有阻饑之虞而無蕃育之樂也哉。而勞心之大人慮及此矣。蓋所治者火也。土功方始而兼有以制火耕之利者非稷乎。禹

借下文

教字弄波瀾

引上文陪出。后稷。人。法。

所治者水也木德方兆而兼有以乘水耨之利者非稷乎至今讀思文諸什未嘗不嘆農事之始有以底厥績于有成也而后稷以稼穡特聞或曰后稷生而辨菽麥者也誕之自天而成之惟聖使必與小民親手足之勞而共胼胝之瘁不幾勞乎而非也蓋當日不過教民稼穡焉耳所以教者維何萬寶未成而念民生之疾苦匪五穀民胡以生也若者宜下若者宜高得其意而通之故則壤之宜詳于禹貢百室未盈而思下民之艱難匪五穀民何以寧也若者東作若者西成因其法而行之故平秩之紀協于羲和大約不越樹藝五穀者近是遐想其時無豐年之頌而有阜財解慍之歌無高廩之陳而有耕田鑿井之樂五穀熟矣而此日之人民何如哉穀食之重所以明聖人不貴異物之心況乎民樂有秋孰不優游于畎畝也飲天和而食地德若覆載之育于無窮焉而當日疇咨之心一慰生民之仰無非為萬世端根本之計況乎民胥鼓腹孰不適志于田間也溥日用而忘民質若父母之育于不已焉而當日亮工之心一慰蓋五穀熟而民人育云六府之孔修不曰民人之慶而曰后稷之功三時之不害不曰民人之休而曰后稷之德使非惓惓焉以農事教民曷克臻此而聖人之心正未有已也

挨題寔講層層有新警之思與章旨上下節脉相經緯股法不合掌句法字法不油衍不虛枵章法奇偶相生參伍彌縫如魚麗此種是

王震澤直下法嗣。

后稷教　茆

五穀熟而民人育　陳澗

舉古聖養民之效、而養斯至矣、夫五穀不熟、而養何自而起乎、及夫民人育也、后稷之心不可見歟、孟子以誚、並耕之說、非以養民之故哉、不遠舉夫養民之人、而養之說不得而明也、不舉夫養之之事、與民所以養之之由、而養之心亦不可得而見也、迨夫養民之事已具、而民之養者不患于無效、而古人無己之心、功施之遠、迨今猶可想見者、吾稽后稷教民稼穡、樹蓺五穀如此、之其心何心哉、五穀者兆庶之所資以生者也、庶土未正之日、與庶土既正之後、所皆蒙以長者也、三事允治之時、與三事允治以前、所咸賴以成者也、五穀其可不熟乎哉、然而五穀

洪荒前明倫後無不賴穀以育之時特至此民人無不育耳

之熟亦甚難矣則壤有肥瘠之分田賦有中下之殊五穀有不得而熟（此一折却向上文前空中倒撲駭浪乍湧熟字之勢）

（方盡）殊方有水火之宜州土有物產之辨五穀有不得而熟氣化有不可齊之候天地有不可爭之數五穀有不得而熟胼胝之手足有限率作之勤惰難稽五穀有不得而熟天下大矣天下之民人至衆矣使五穀熟而咸得其養也難使五穀皆熟而天下民人無一夫不得其養也則更難而事乃有不然者夫既使地精而畎浴土乎夫既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夫既使穗大而寔均乎夫既使粟多沃而食之彊乎凡穀之熟棘者（此句又接得不測）欲肥肥者欲棘力者欲氣氣者欲力濕者欲燥燥者欲濕處若是熟矣（此等語近人物中所無）（到此方疑浮瑣）于是人民嬉遊鼓腹歌帝力之何有富壽多男從聖恩之普及穀無民育事誠有必然者于斯之時民之養遂矣穀之貴畢矣大人之憂未然矣

（下半句只結實）

層翻疊蹴純以逆取勢盡情向上文盤旋却只是熟字本義其奧峭似周秦子書而每段文氣斷接處不肯隨流直下忽然颺去水窮雲起又得漆園腐史筆妙時流得此甚不易

五穀熟　陳

勞之來之　德之

教民之事無已稽之古而有徵矣甚矣民未易言教也由勞來而及振德放勳之言何諄諄靡倦哉孟子折陳相之意以為民之難治也非惟有其生之難也有其生而又有以正之之難也夫生之既難而正之又匪易則古人之為此自不得闕略其事矣審如樹藝既徧而明倫教興自後人觀之唐堯之心不可以已乎而抑知其不然也古之帝王無簡于求民之意故因心設法而法常周于其心之所不及古之帝王無狃于求治之思故因民立教而教常動于其民之所不知則見夫放勳命契之詞有曰勞來者矣而未已也繼之匡直又繼之輔翼匡直之輔翼

此教句原無樂日

一直空無過古無此法諸寔字作何看落後有徒發乃

之矣而人未已也總之自得尤總之振德夫上世生民朴遬非必如後世風俗之異智故之殊而何以循其言而思之一若惟恐夫嘉民不盡登莠民不盡勸而獨致其咨嗟匪懈之意即上世規模簡易非必如後世庠序之設誥誓之煩而何以讀其詞而考之又若惟恐夫董戒有時怠率作有時弛而獨深其勤勞罔斁之懷則甚矣民之未易治也不得謂古民醇今民頑也教民未易盡也不得謂今教詳古教略也不然既命之典復立之官百姓率不率一司徒事耳何煩放勳之言惓惓諄復乃爾哉

（可耳）（此處看他方開直撥到上半節以下句總收故也）（接下有力）（好法宕直從獨憂看來）

只要逼出憂民句若挨疏全題神氣索然骨節俱散一齊照過空際盤旋最得脫龍取局之法（陸雲若）

然雖如是畢竟題外意多題中意少先輩必不肯爾也從陶石簣閣出捷法來○憂民如此緊與堯獨憂之句應使禹稷契皆舜使之矣此處復舉放勳之詞正見夫人勞心堯為重也反結處下意更醒

勞之來　陳

勞之來之　德之

古帝詳于教民法周而德至矣夫未得盡其教之方既得勤其教之意人倫所以載德也今使民而如君之心也可不勞乎治矣使民而如君之心也可不勞乎教矣惟不然故當使民如民之心而後如君之心而後君之心無所不至焉如放勳命契論君德者知所取矣蓋德者天子始之與百姓同之者也抑德者司徒示之仍自天子終之者也我既有所求于天下而天下不能無待于一人聽其自為百姓聽其自然聖賢此意非君師之所敢出也我既使之勉于善不能使之安于善意已發而他岐行有成而中阻此其權非夫婦之所得操也故民之求德無逸

寫題裡已得題外

提德字立局

始放勳曰在五教下好

說來疑拔

題義已見

此德字泛

民之赴德欲疾民之欲至德而無力為之君者未嘗加之意焉至今日亦徒聞天子之貴而不聞天子之德矣故必有所以勉之有所以正之有所以成之道雖衆著而理歸自喻凡使之不失其性云爾不然者司空后稷歷九州水土僅八年而天下無罔功豈秩秩親遜一司徒不能辨哉如是而聖人之心已矣而未已也教備則重之以權草野自言其所私而以為天子與我則鼓舞不倦矣略君民之分予以父兄燕喜之常進飲食之恩而登以天子嘉隆之色德心克廣何日忘之乎行明則深之以意田間何知著察而以為聖賢與偕則歌咏不衰矣詩書以好其音涉風雨而來思咨嗟以堅其節感繁霜而愈厲朕德則直何敢不至焉勞來勉之也匡直正之也輔翼成之也自得而又振德民既不失其性而聖人無已其心也凡皆以意行其權者也天子有作師之禮雖意傳而文不傳要皆諸臣親見不必附入成書後人有稽古之功雖其詞簡而義甚詳則或百世無徵是當據為定論聖人勞心亦可見于此矣

勞來匡直輔翼教化之法已備自得二句又加鼓舞作新耳德字即上數句非德性之德故註作惠字又恐人誤解作財惠故又于答問辨明即上文教化事此文提德字統數句自不妨弟中有疑入德性語則未免混看耳其用思精湛而出以新逸自不得為俗眼磨滅

勞之來　曾

勞之來之　一德之　連起文

述教民之詞、若曲盡夫無已之心焉、蓋教民者、有一之勿盡、心未勞也、勞來數言、今不猶見乎、今夫號為大人者、以其心之加民、未可遽已也、心勿遽已者、多方以致之、委曲以盡之、夫致之盡之、凡以為教也、廼當年著其事、後世傳其書、迄今讀之、如聞詔誥焉、吾于聖人之教民、而思誦放勳、蓋慮夫民之愚也、為明教之旨、乃當日又不但如後世上辛上丁修蒞學故事而務為致其詳、且忽期夫民之明也、為多教之術、乃當時又不但如後世瞽宗上庠、侈辟廱具文而務為謀其總、今夫攜樽酌酒里社相歡、越阡度陌賓主是娛、服鎛之義也、惟教亦然、撫焉使慰、且

（甚奇、在切合而語焉）（慈映耕事）

美勿倦矣招焉使至視道如咫矣曰勞之來之今夫畫疆定井經界是餙護本樹生芸耔無愆力農之事也惟教亦然繩焉使正世式模楷矣整焉使毅人具筠箭矣曰匡之直之今夫主伯在堂亞旅不孤老人在室婦子入懷田家之常也惟教亦然爾輻有特歷險弗陷矣爾生克遂有衆交修矣曰輔之翼之然則教其強之乎性情內足非凡物之或可持贈也故淡然相漸有如良苗懷新游子忘歸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使自得之若是教其成矣乎倫誼衆著非凡物之僅可一宿也故悠然相深有如冬成方暇春作伊始不覺其有加而無已者又從而振德之是則故勳所言何慇慇也處世網鍊而設教必修其事知天子之意慕難上古民朴而受教不厭其煩信人主之貢弘雅無也誠爰之也

後二句更喻言入妙

故婦大意語其影響練

逐句綴合耕事也只得小巧法門雖其刻意精琢令讀者但覺其比喻之妙而忘其映合章情此非強為紐捏者所能也文人心思正當在人所不用處用出奇勝來為妙耳如何今人論文都要驅入腐爛無用之死地去

勞之　連

勞之來之　德之

聖帝之教無窮、繹其詞而見其勞矣、甚矣聖人之心無已也、即教之一事、亦既盡厥詞、〻盡而聖王之心見矣、今夫帝王之于世、治生與治性、兩者而已、治生之事、不可以一日者、不可以百年、治性之事、不慮于百年者、不毖于一日、古之聖王、既自慮之、又與其臣而共慮之、又使其人而自為慮之、甚哉其勤而不厭也、今由放勳之詞而繹之、唐虞無四術之設、僅〻教胄一命分屬樂官之肄習、然古后勸學之旨、時復散見于冊書者、雖不必備其制、而備其意、上古無郊遂之煩、僅〻撓記三言、猶見育材之古法、然聖世獎厲之心、時復流聞于史籍者、雖未遑辨其法

特為奸折以取下句神氣

唐虞教事不同混拈語〻名焉

活看命辭

而殫其心今觀其心具在其辭不亦歷歷可繹也哉彼夫人之自進于
（用淮西碑古甚）（宇法分疏）
倫者帝則曰女勞來如勞勞臣如招亡子也人之自背于倫者帝則曰
（字義皆本經雅故不病其繁）
女匡直繁弓使正矯矢使直也人之自弱于倫者帝則曰女輔翼車以
（後二句另講好）
輔而行物以翼而飛也聖世豈為是無因之放黿而強所不安也哉蓋
（論鋒奇瑋）
天運自方割之後爭五種于塗泥之壤其失小爭性命于龍蛇之族其
（虛字清出）
失大放勳憫其失使之亟返其故物若云爾之所由來者今日而既獲
之矣且聖后豈為不情之鼓舞而曲示之綢繆也哉蓋五品自不遜以
來得之懲剏悔遷者什之一得之咨嗟痛悼者什之九放勳知其故又
使而曲加其護惜若云朕之所以望爾者無地而不諄施之矣使自得
之又莅而振德之何其詞之有加而無已哉若此者五兵之所以不遠
也望干羽之容者抱鐘鼓而至文也而化乎武矣故苗民無再試之戈
拒以伏處深篁而阻聖人之日月若此者五刑之所以不用也聞德音
之昭者脫桁楊而請禮也而泯乎刑矣故奸宄無不靖之勢詎以越在
化外而裂聖世之衷旗甚矣聖人之心勞也
敷綴者多騷駁解脫者逃室荒肯用深思古力為鉤勒而虛寔皆至
固當求之讀書人耳

勞之來　林

分人以財　三句

合惠與忠以言仁、而知得人之心獨勞也、蓋惠與忠不足以盡仁、而仁足以盡惠與忠也、合分財教善者觀之、而得人之心、不愈可見哉、嘗謂聖人之勞心也、亦為其大者而已、為其大而一二事不足以盡之、為其大而一二事之心不足以名之也、故一善及人、雖亦足以自見、而進考乎古聖人之所為、乃以見其事之不可加、而心之不可量、堯之憂在不得舜、舜之憂在不得禹皋陶、夫非為天下哉、此其事不必以衆事較之而見其大也、此其心不必以衆事之心較之而見其獨勞也、然即以衆事較之而愈見其大、即以衆事之心較之而愈見其獨勞、夫不有分人

直根勞心○大○人○之○事○來○方○知○此○即○是○應○結○第○六○節○看○書○有○根○

逆喝一句有○力

時調可依

以財乎非好行其德者不能也然天下之人無窮我之財能及于分之所及而不能及于分之所不及者亦多矣不謂之惠焉不可不僅謂之惠焉亦不可也則以量之有所阻也不有教人以善乎非愛人如己者不能也然天下之人何盡我之善能及于教之所至而不能及于教之所不至者又多矣不謂之忠焉不可不僅謂之忠焉亦不可也則以功之有所盡也吾于是而蓋思夫為天下得人者為天下謀生遂必謀夫生遂所由寄得人以阜其財而天下之財無不足聖人之天下人第見其生遂無遺也而抑知側陋未揚之先不知幾經夙夜之焦勞者此何心乎為天下思創行必思夫創行所由廣得人以導其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真聖人之天下人第見其創行畢至也而抑知其教未命之先不知幾煩寤寐之憂勤者此又何心乎蓋無惠之名而惠之所及者廣無忠之名而忠之所被者弘則謂之仁也惠忠云乎哉要之惠忠亦可居之名而不若仁之所及為無量分財教善亦濟物之事而不若得人之所暨為無方故曰聖人之勞心亦為其大者而已矣

此節正應繳前第六節為天下得人應大人之事仁字應勞心看前半篇見一章脉絡之真做惠忠映射仁字做仁字包羅惠忠看上下四比見本題中脉絡之細○三句文法以平列為正然平列則第三句失勢況下文更無比較三件語比較即在三句中尤平列不得此

文先借點上文處。提出為天下得人。後竟分作四比。點仁字處。又并惠忠來單掉一段。都見手法。若他處三句文法相同。而上下有衡斷者。又不可拘此論也。

分人以　周

分人以財　三句　張　德

大賢明得人之重。由惠忠而進推焉。夫惠與忠之視仁有間矣。為天下而得人。豈分人財教人善者所同論哉。且人君居天下之上。而聽其澤不敷焉。化不布焉。吾不知天下之賴于一人者。果何在矣。抑人君居天下之上。而澤必自我而敷焉。化必自我而布焉。吾又不知一人之及于天下者。果能周乎。若夫澤不必自我敷。化不必自我布。雖與自我而敷之布之者。同有所及于人。而大小固不侔矣。何者犀黎望恩澤于一人。或人人有同情。而豈遂望一人出。所有以贍之乎。乃區區焉取財而分之。夫取財而分之。雖亦人君周民之急。則然然。當其分人以財之時。慮

一折十分快當

不必如此周折說盡

頂句峭

轉手快

頂句又峭

轉手又快

非有見于惠之外也則雖欲于惠之外別求其名以加之而有不可得
（而謂之數行妙）
矣謂之惠焉已耳兆姓期化導于元后固人人無異志而豈遂期元后
勞一己以迪之乎乃鰓鰓焉取善而教之夫取善而教之或亦人君愛
民之心則然然當其教人以善之時慮非有見于忠之外也則雖欲于
忠之外別求其名以當之而亦不可得矣謂之忠焉已耳（虛字接落自）若夫羣黎望
（法）
恩渾于一人而一人若有所不遑謀兆姓期化導于元后而元后若有
（頓住為天下得人句如截鐵）
所不暇計乃獨皇皇焉為天下而得人夫為天下而得人雖所謀亦不
（迴波作態）
過于惠之事忠之理乎然當其為天下而得人天下必無有不被之惠
天下必無有不被之忠也當其為天下而得人天下莫不被其惠而惠
已化于無迹天下莫不被其忠而忠已渾于無名也求仁何以命之豈
試取三者而並論之其及人之大小相去果何如也
直起直住前不另提後不另結三比似平列非平列第三句之勢自
然出色比周作又加一等矣○疎疎落落開合甚大而頓挫盤旋排
蕩又極安詳其氣象頗似歸太僕

分人以張

居天下之　三句

通天下以為量則其人之自命者隆矣夫論人必以天下為量乃若人之所居所立所行如此其自命為何如與嘗觀豪傑之生苟無與于天下之大則當世雖震而異之而君子斷有所不許何也天下之責望于若人者原吾人不容少之事則吾之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亦即吾學不得辭之端是必審定其人而見其操術之不侔矣今即子之所云大丈夫而進論之夫人以一心寄民物之命則不能無居而或小美自期致有隘而難周之虞者其所居非天下之廣居也今有人焉謀乎一理而即可以舉衆理之全宅乎一心而即可以給羣心之用此何如宏通

者乎彼世之赫奕以為居者多矣自有斯人之居而凡馳思并包竊附通人之譽者曾不得托處其間焉則若人祇以為安敦之常而人之見之以為其量同天地有如此夫人以一身任名教之重則不可無立而或委蛇自將致有柔而莫勝之憂者其所立非天下之正位也今有人焉謹端于性情而不使性之有時而過慎持夫學術而不使學之有意而畸是何如範圍者乎彼世之翹然以自立者多矣自有斯人之立而凡冒竊威權自著強毅之概者曾不得列躬其際焉則若人祇以為挾持之素而人之慕之以為其躬範聖賢有如此夫人以一日周里世之用則不能無行而或競絿交勝致有格而難通之患者其所行非天下之大道也今有人焉事介可否而持之不患于無成理在疑似而斯之不憂于寡斷是何如裁制者乎彼世之矯飾以為行者多矣自有斯人之行而凡曲意求全或致通達之名者曾不得同類而觀焉則若人不過為因心之宜而人之仰之以為其節邁古今有如此

（頃欲儀衍一輩為騰踔之勢）（從他人眼中看出得此之謂神理）（如頌竟止退接下此字）

間架極老成轉折皆得法講先輩規矩者無以加之矣但廣居正位大道六字是題之真寔相先輩定樸鈍寫出不肯虛弄天下大架子只此處還須讓先輩一頭

居天下

大賢明學所由端、合天下以觀其量焉、夫所居所立所行、皆學也、而其量極于天下、學者可以不知所裁乎、孟子若曰、人之度量相越也、自其生平之學術而辨之矣、故未以一身示當世之重輕、而先以所學明一身之得失、知其自命有不苟、則當詳舉而切著之、使世之論人者、知天下士之不易量也、吾于流俗取舍之外、凜然念人心所由端、而知名教之猶存、獨賴有別方之士、吾于古今聖賢之域、較然明絕學所由著、而知性情之獨至、即以觀器識之全、不有人焉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天下居無廣隘、視心之所托以為端、觀于深居樂道之人、而此心何心也、其

所辨在公私之介其所得在物我之通必有與天下為宏深者也則世之重乎廣居者在乘時之遠馭而我之重乎廣居者在性命之發微已不有人焉立天下之正位者乎天下位無邪正視身之所歷以為衡觀于獨立砥行之人而此身何身也為一己樹風厲之原為斯世明綱常之重必有與天下為表率者也則世之貴乎正位者為勢分之崇高而吾之貴乎正位者為藏修之貞固已不有人焉行天下之大道者乎天下道無大小視事之所及以為量觀于躬行亮節之人而此事何事也以守先待後者明大學所由傳以矩步方行者明世教所自飭必有與天下為法則者也則世之稱乎大道者惟通方之肆應而吾之稱乎大道者惟率履之無愆已而其人為何如也邪天下之事功有待而集吾人之學問無待而成今列舉其學而心可畢協乎身身可畢應乎事則純全之業正為天下所莫加天下之事功吾亦將以儒術信之矣天下之褒訊無可自信吾學之純雜無可自疑今推論其學而仁之至者有其義義之盡者有其禮則嚴正之操必為天下所咸服天下之褒訊吾亦可以躬修定之矣以此言大豈可與儀衍同日而語也

二段不有人焉起句呼出大丈夫直是少文無操山谷俱應陸雯若格律老成有楷模流俗之槩而于語句間錘鍊欲擔斤兩不覺反因錘煉而粗故斤兩在語句實不在語句上得也

居天下　盛

行天下之　二句　宋緒纂

以義制仁禮之終、達則公之天下焉、夫義為大道、不行何以制仁禮乎、雖然、得志則公諸民、非僅自有餘而已也、今天下何以尊一人之道哉、見其靜也直、動也闢、是安得不尊一人之道哉、君子履、小人視、又安得不尊一人之道哉、夫如是、當身之率履不越、而斯民之則傚不眺、總攝于斯人步趨中矣、廣居正位而外、不又行天下之大道乎、大道者何、直方之謂利可以經東西而緯南北裁制之謂宜可以通事物而達性情吾率焉從焉養之以氣別之以利所以阻絕于奇邪之徑也吾優焉游焉嚴取與之微充羞惡之類所以從容于賢聖之途也雖然是道也

竭力搏從

的〻從義字講大道他作便多混話

行字亦緊切義字混不到由字去

大抵便于君者十之七而便于民者僅十之三願以此道公天下之為君雖然是道也大抵利于君者十之三而利于民者則又十之七願以此道公天下之為民雖然民者吾志也而未必愜于一行斬荊披棘之權吾且躊躇而厚望行者吾志也而未必快于一得高足濶步之譏吾且隱忍而坐遲果其得志乎不與民由之乎吾儒以大業自命非僅從吾遊而快意然仁育得于此禮教得于此併義正亦得于此是得則俱得者也斯民以徧德相期非僅向不迷而即大適然與人謀居處與人謀方向而即與人謀適從是由則共由者也廓大道無私之意而開否塞之世運慰平治之天心公斯民一體之懷而追功叙之帝歌進蕩平之王訓彼妾婦曾不得寄足焉而安得與斯民共殄斯洽也哉[illegible]民亦悵悵無之耳大丈夫得志寧復憂此乎而清夷未遊倭遲自悲有懷鬱鬱傷如之何

是題甚少安置得法者上句自與上文二句作伴下句自與下文二句作伴竟一滾合做不分界限一也上句竟不切義字說二也下句中不總入上文二句三也過接處將道志扭揑或天下與民扭揑或行宇由宇首尾混絞一團四也如此安置各還其位真橫流一巨石矣

行天下　武

於此有人　學者

人有為世所賴者其所以自待可歷指也夫以一人之所為而入孝出悌守先待後如是其彰彰其人之度量相越為何如哉嘗謂論人者不于其大端之所存概舉其生平而究之誠未可輕論天下士也士有士之名節而名節始于家庭士有士之學問而學問統于今古不究其寔幾何不與浮沉流俗者同類而共譏之也梓匠輪輿其不足道者已今于此誠有人焉非謂其異于衆也非不知方正之難于同俗而挾策之可以干時也非好為迂遠而闊于事情也非無所係于天下萬世之輕重有無而為是卓卓也其所以介然自命而不苟者其人之志誠大而

虛龍收折有風雨驟至之勢

雖用疊句而句法變換不測得古文神氣不是近日油口三疊文法

其人之所挾持誠非輕也今即其一二大端而論之以言其所入則孝于親孩提之愛有不待歌蓼莪而始知恩者以言其所出則悌于兄稍長之敬有不待念天顯而始知恭者夫孝弟雖庸行而盡之寔難若人既克盡之其于一身之節可謂無媿矣而其人之心王未已也謂士既

（另頓出下二句不即以孝弟包）

（先王之道是）

厠身聖賢之域寧自為焉而已乎前之數千百年之統待吾而傳後之數千百年之緒待我而開先王之道流及後世若滅若泯其不絕僅如綫耳得時而駕則于道用行不得時蓬蓽而處則于道用守蓋不量其身之孤力之微而惟冀先王之道庶幾由我而傳則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令世有不知我者後世必從而志之其又何憾與或曰若人之矜修

（以行字出守字有身分）

（有淋漓慷慨浩歎痛哭之致）

潛德有如此或曰若人之矯厲古處而不合于時宜有如此或曰若人之天性過人而不肖卑偶儕俗有如此或曰若人之體立矣而惜無用于世有如此而若人固皆有所不論也

（又作教汝應前段作出沈）

（結得冷然不盡）

取勢作波隨波變局如生龍餓虎攫雲碎浪于不可束縛處見其神力○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為仁義是也不單指孝弟而言行文機勢相連則可若竟認煞則誤矣此于孝弟後故作一折出之獨得

於此有　張

於此有人　學者　任　楓

人有深足賴者、為之備舉其實焉、甚矣孝弟而復以道為守待、斯其人何如也、於此有之、則亦當為此幸之已、孟子謂、今天下亦急思一重可依賴之人也。願人之重可依賴者不易遘。既已遘之。而為疑為信之間。復無以深知其人之所至焉。則其人之不大著于天下者。亦無有取其人而進思之者也。子以傳食為泰、曷不縱觀之于此哉、行誼之常。天下往而歎其事。大中之理。百家起而竊其說。夫其斁之竊之、曷不縱觀之於此哉。嗟乎、是惟不得其人以正之故至此也。幸也於此有人焉、其人之性情。不得以一端盡之也。其人之學問。亦不得以一端窮之也。以觀

落〻無俗韻

其人、人則孝矣、夫人而孝也。將天下猶有孝以觀其出出則弟矣夫人而悌也。將天下猶有悌。然而但以為孝耳悌耳。猶曰自有餘也。無益于世也。而若人不然。則又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道之晦也。無有明之者耳。先王有知。當必為後之學者惜矣。自若人以明之者守之則亦遂以明之者待之。天下咸謂千百世相傳之道。不至今日而遂絕也。而不知誰之為。道之衰也。無有行之者耳。先王有心。當必為後之學者慮矣。自若人以行之者守之則亦即以行之者待之。天下咸謂億萬人共有之道。不至今日而或失也。而不知誰之力。夫以一人之身而為智愚所同倚。雖與治亂爭數不勝。與盛衰爭命不勝。與天地爭理而若人遂有河洛在我之功。以一日之學而為古今所大據。雖家之人言事去國之人言心去之。天下之人言性命而若人遂有功名必出之勢。於此豈不重哉。

○孝弟本自大然對俗人言須着斤兩

○守待無知行說是

○有據當有氣魄

此只恢張其人之功。以激起不得食句。但孝弟似只自盡。于人何與。他却下天下猶有孝悌句。便何等斤兩。故作文不在詞費。只要見識高人耳。通體清挺。後更沉着雄瑋。

於此　任

在於王所　不善　郭　蔡

善士廣而君德成、可以得愛君之方也、夫王所無居州、王無由善、王所不盡皆居州、王無由無不善也、欲善其君者、可因而得其方矣、孟子曰、人臣而克靖乃心、以佑辟宅師、良臣之軌也、人臣而選賢興能、以夾介吾君、大臣之量也、子以薛居州之居王所也、其始告之王、未嘗不曰、國之國體、用襄上治、臣不如居州、老成有謀、淵靜足式、臣不如居州、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臣不如居州、子言之、王聽之矣、夫然故在王所者薛居州也、雖然讀書而懷皋夔之業、亦嘗嘆為莫京、以為秉志光偉、而師師寅協、僉以濟一心之美、繙史而景伊呂之功、又嘗仰其獨隆、以為存心

古○趣○聲○動○音○字

先○點○一○句○直○吞○出

一○薛居州妙

宏遠而左右辟王靡不贊一德之成然則王所之不能無長幼卑尊者
（折取皆字妙甚）
勢也而有使居州之子則足以使之無焉無之奈何使皆薛居州耳而
或者曰從繩則正從諫則聖興主之資也僅傳聞于書記之中進思盡
心退思補過盛世之佐也何可期于三古以後是說也知必闇于欽君
（與字包開暢論宮中合下文說都是題前簸蕩）
者何也辛癸雖有飾非拒諫之名而矯誣肆虐不必皆其身所親為之
事堯舜既茂放勳重華之德而命官分政宣盡其一手一足之功蓋必
有所與之也為善而有與從善如登為不善而有與從惡如崩今誠使
（方從入題正面）
其皆薛居州也濟濟在廷備顧問者有人資心膂者有人作股肱者有
（寔寫誰與為不善正對當時功利邪說言）
人王即曰尊禮遊說欽曰若者無功問縱橫開阡陌欽曰若者失策王
顧長幼卑尊莫不同聲而和王亦默然良久曰甚矣居州之戇也計其
（古趣）
時王即有匪彝之好而嚴憚公卿亦謹抑抑之德隅王即有縱欲之思
而藹藹吉人進襄台德于不瑕欲為不善誰其與之子亦顧皆居州否
不然吾不敢為王信并不敢為子信
此要追出結末兩句耳却隔截下半足在看渠節節拆散逆入下文
只留皆字與一字焰面直至後幅刪落本位方見通身洗發俱是虛
題空中樓閣古趣與名論錯綜出奇熟于秦漢得之若硬裝國策
史記便無此神韻

君於王　郭